

明
紀

冊
主



明紀卷第五十三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莊烈紀二起崇禎四年辛未訖崇禎七年甲戌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己卯神一元棄寧塞陷保安 丁酉御史吳牲振延綏

饑民以十萬金往李繼貞少之帝不聽 己亥召對內閣九卿科道

及入覲兩司官於文華殿命都察院嚴核巡按御史 中允黃道周

三疏言錢龍錫不宜坐死罪忤旨貶秩調外倪元璐請以己代道周

謫帝不允檢討徐汧疏頌道周元璐賢因自請罷黜帝詰責汧汧言

推賢讓能蓋臣所務難進易退儒者之風間者陛下委任之意希注

外廷防察之權輒逮闈寺默窺聖意疑貳漸萌萬一士風日賤宸嚮

日移明盛之時爲憂方大不聽 寧夏總兵官賀虎臣副將李卑救

保安賊引河套數千騎挫虎臣軍會副將張應昌偕游擊左光先擊

斬神一元一元第一魁代領其衆棄城去二月壬子圍慶陽分兵陷

合水 三月丁丑張應昌等擊敗神一魁慶陽圍解總督陝西三邊

軍務侍郎楊鶴移駐寧州一魁求撫送還合水知縣蔣應昌別賊拓

先齡金翅鵬過天星田近菴獨頭虎等亦先後降癸未鶴設御座於

城樓賊跪拜呼萬歲鶴宣聖諭令設誓或歸伍或歸農賊陽應之立

赦其罪鶴又以一魁最彊致其壻帳中同臥起一魁果至數以十罪

則稽首謝即宣詔赦之畀以官處其衆四千餘人於寧塞使守備吳

宏器護焉已而羣賊相繼復叛 御史姜思睿陳天下五大弊曰加

派病民曰郵傳過削曰搜剔愈精頭緒愈亂曰懲毖愈甚頽廢愈多

曰督責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責思睿應麟從子也 吏部尚書王

永光罷温體仁用都御史閔洪學代之凡異己者率以部議論罷而

體仁陰護其事又用史堃高捷及侍郎唐世濟副都御史張捷爲腹

心 夏四月庚戌禱雨 辛丑詔廷臣條時政多請緩刑乃免張鳳

翔易應昌李如楨等死遣戍邊衛 洪承疇受降卒命守備賀人龍

勞以酒伏兵擊斬三百二十人 巡撫陝西都御史練國事帥參將
張全昌趙大允等連破點燈子於中部郃陽韓城又破別賊於宜君
雒川降其魁李應鼇王承恩張應昌擊走不沾泥於米脂時杜文煥
等分勦賊澄城宜川耀州白水斬首千九百有奇 是月曹文詔克
河曲王嘉允脫走 五月甲戌大旱步禱於南郊 胡應台等乞宥
錢龍錫給事中劉斯球繼言之庚辰戌龍錫定海衛龍錫出獄周延
儒言帝甚怒解救殊難溫體仁陽曰帝固不甚怒也 梁廷棟居中
樞所陳兵事多中機宜帝甚倚之然頗挾數行私不爲朝論所重給
事中葛應斗劾袁宏勳納參將胡宗明金請屬兵部廷棟亦劾宏勳
及張道濬通賄狀宗明道濬俱下獄兩人者王永光私人也廷棟謀
并去永光以己代之得釋兵事永光遂由此去御史水佳允宏勳郡
人也兩疏力攻廷棟廷棟疏辨求去帝猶慰留初廷棟薦通判安國
棟爲職方主事主插漢撫賞事國棟頗爲奸利廷棟庇之會佳允坐

他事左遷行人司副復發兩人交通狀并列其賄鬻將領數事事俱有跡廷棟危甚賴中人左右之得閒住去 錢象坤素負物望與溫體仁同相無附和跡梁廷棟之被劾也不待旨即奏辨廷棟故出象坤門水佳允疑象坤泄之語侵象坤周延儒以廷棟嘗發其私人贓罪惡之并惡象坤象坤遂五疏引疾六月丁未致仕 王嘉允轉掠至陽城南山曹文詔追及之其下斬以降其黨乃推王自用號紫金梁者爲魁自用結羣賊老獬獬曹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閣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上天龍蝎子塊過天星混世王及高迎祥張獻忠等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聚山西米脂人李自成者迎祥甥也與獻忠同歲生充銀川驛卒善騎射鬪狠無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捕之將置之死脫去爲屠至是往從迎祥號闖將 秋七月甲戌王承恩敗賊於鄜州降賊首上天龍 李老柴獨行狼攻陷中部田近菴以六百人守馬欄山應之 點燈子入山西沁水張銓父五典

度海內將亂築所居竇莊爲堡堅甚及是賊至五典已沒銓子道濬等官京師獨銓妻霍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保等死耳盍死於家乃帥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鄉人避賊者多賴以免 八月癸卯賀虎臣擊斬賊劉六於慶陽 初登萊巡撫孫元化議撤島上兵於關外規復廣寧及金海蓋三衛遼東巡撫邱禾嘉議用島兵復廣寧義州右屯梁廷棟慮其難以咨孫承宗承宗奏言廣寧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陸運難義州地偏去廣寧遠必先據右屯乃可漸逼廣寧又言右屯城已隳修築而後可守築之敵必至必復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錦州錦州繞海而居敵難陸運而右屯之後卽海據此則糧可給兵可聚始得以漸而進奏入廷棟力主之遂築大凌城命祖大壽何可綱督工部檄促城甚急大壽以兵四千據其地發班軍萬四千人築之護以石砮土兵萬人禾嘉往視之條九議以上會

廷棟罷去廷議大凌荒遠不當城撤班軍赴薊責撫鎮矯舉令回奏
禾嘉懼盡撤防兵留班軍萬人輸糧萬石濟之及是工竣我

大清以十萬衆至丁未圍數周掘濠築牆別遣一軍截錦州大道城
外墩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承宗聞之馳赴錦州禾嘉亦至承宗
遣總兵官吳襄宋偉與禾嘉合兵往救離松山三十餘里與

大清兵遇大戰長山小凌河間互有損傷詔尤世威赴援世威護陵
不得行言左良玉可代帥兵往昌平督治侍郎侯恂遂薦良玉爲副
將良玉戰香山杏山下錄功第一 丙辰何如寵致仕 給事中傅

朝佑劾周延儒以機械變詐之心運刑名督責之術結袁宏勛張道
濬爲腹心擯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
測也攘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陛下因旱求言則恐其揚
己過故削言官以立威陛下慎密兵機則用以箝人口故挫直臣以
怵衆往時糾其罪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徧列要津大臣之道

固如是乎御史路振飛劾周延儒卑汚奸險黨邪醜正祈立斥以清
揆路給事中吳執御亦劾其姻親陳于泰幕客李元功等交關爲奸
利皆被旨切責 御史謝三賓言楊鶴謂慶陽撫局旣畢賊散遣俱
盡中部之賊寧自天降疏下巡按御史吳牲覈奏牲言鶴主撫誤國
帝怒甲午逮鶴下獄以洪承疇代之練國事戴罪自贖 臨洮總兵
官曹文詔帥參將艾萬年連敗點燈子於桑落鎮花地窰霧露山都
司王世虎守備姚進忠戰死文詔追及於稷山諭降七百人點燈子
遁 帝初卽位鑒魏忠賢禍敗盡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旣而
廷臣競門戶兵敗饜紕不能贊一策帝方銳意綜核疑其朋黨營私
乃思復用中官九月庚辰遣王應朝監軍關寧張國元監軍東協王
之心監軍中協鄧希詔監軍西協 神一魁之黨茹成名者尤桀驁
楊鶴令一魁誘殺之於耀州其黨張孟金黃友才猜懼挾一魁以叛
參政張福臻帥張應昌及都司馬科擊之斬首千七百餘級友才走

一魁守不下 丁酉司禮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又命唐文征
提督京營戎政王坤監鑲宣府劉文忠監鑲大同劉允中監鑲山西
以彝憲有心計故令鉤校出入如涂文輔故事爲建專署名曰戶工
總理其權視外總督內團營提督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颺熊開元御
史李世祺工部主事馮元颺及姜思睿等十餘人相繼論諫南京戶
部侍郎呂維祺疏責輔臣不能匡救禮部侍郎李孫宸以召對力諫
俱不聽彝憲遂按行兩部議設座於部堂工部尙書曹珖不可彝憲
命郎中以下謁見工部主事金鉉再疏爭并約兩部諸僚私謁者衆
唾其面彝憲愠甚元颺元颺弟也 羅喻義嘗與成基命錢謙益同
推閣臣有物望會進講義中及時事有左右不得其人語溫體仁欲
去之喻義執不可體仁因自劾言故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講
則正多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制駁改不從由臣不能表
率帝下吏部議喻義奏辨閔洪學等希體仁指議革職閔任喻義遂

罷歸 路振飛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忘政體喪廉恥而壞官
方民愈窮而賦愈亟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治事而
鮮治人責外重而責內輕嚴於小而寬於大臣日偷而主日疑有詔
旨而無奉行疏入詔付有司

大清兵薄錦州分五隊直抵城下吳襄宋偉出戰不勝已監軍太僕
寺少卿張春會襄偉兵過小凌河東五里築壘列車營爲大凌聲援
大清兵扼長山不得進邱禾嘉遣副將張洪謨祖大樂靳國臣孟道
等出戰五里莊亦不勝春等夜渡小凌河戊戌至長山距大凌城十
五里

大清兵以二萬騎逆戰兩軍交鋒火器競發聲震天地春營被衝諸
軍遂敗襄先走春復收潰衆立營時風起黑雲見春命縱火風順火
甚熾天忽雨反風士卒焚死甚衆少頃雨霽兩軍復鏖戰偉力不支
亦走遂大敗春洪謨及參將楊華徵游擊薛大湖等三十三人俱被

執副將張吉甫滿庫王之敬等戰沒士卒死者無算是役也禾嘉屢
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故大敗祖大壽守大凌城不敢出外援自
此絕事聞舉朝震駭先是調禾嘉南京太僕卿以孫穀代未至而罷
改命謝璉璉懼久不至兵事急召璉駐關外禾嘉留治事及是移駐
松山圖再舉言官以推委詆之帝以禾嘉獨守松山非卸責戒飭而
已春等諸人見我

太宗文皇帝皆行臣禮春獨植立不跪至晚遣使賜以珍饌春曰忠
臣不事二君禮也我若貪生亦安用我遂不食越三日復以酒饌賜
之春仍不食守者懇勸始一食令薙髮不從居古廟服故衣冠迄不
失臣節而死春之被執也帝以其守志不屈遙遷右副都御史卹其
家春妻翟氏聞之慟哭六日不食自縊死當春未死時我

大清有議和意令春上書於朝春曰此事必不可言我係被執又非

所宜言

大清遂不復彊會朝中有詆春降敵者誠意伯劉孔昭遂劾之乞削其所遷職朝議不從而司繫其二子死於獄。點燈子屯石樓之康家山綏德知州周士奇守備孫守法伏兵含峪渡河襲殺之。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武會試榜發命中允方逢年倪元璐再試逢年元璐以時方需才請殿試傳臚悉如文榜例賜王來聘等及第出身有差武舉殿試自此始。練國事王承恩圍中部久慶陽賊郝臨菴劉道江援之會曹文詔西旋與張福臻合勦馘李老柴及其黨一條龍餘黨奔摩雲谷副將張宏業游擊李明輔戰死。大凌糧盡食人馬。

大清屢移書招祖大壽大壽及諸將皆欲降獨何可綱不從戊辰大壽令二人掖可綱出城外殺之可綱顏色不變不發一言含笑而死大壽遂與副將張存仁等三十九人投誓書約降是夕出見以妻子在錦州請設計誘降錦州守將而留諸子於

一珍做宋版印
大清邱禾嘉聞大凌城礮聲謂大壽得脫與吳襄及中官李明誠高起潛發兵往迎適大壽僞逃還己巳俱入錦州大凌城人民商旅三萬有奇僅存三之一悉爲

大清所有城亦被毀十一月乙亥

大清兵復攻杏山明日攻中左所城上用礮擊乃退大壽入錦州未得間禾嘉知其納款狀以聞於朝因初奏大壽突圍出前後不讎引罪請死於是言官交劾帝嚴旨飭禾嘉而於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會廷議山海別設巡撫詔禾嘉仍以僉都御史任之令方萬藻巡撫寧遠廷臣追咎築城招釁文章論禾嘉及孫承宗承宗連疏引疾詔賜銀幣乘傳歸 丙戌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呂直監視登島兵饟朝臣具公疏爭癸巳召對於文華殿帝曰苟羣臣殫心爲國朕亦何需乎此輩衆莫敢對南京御史李曰輔疏言邇者一日遣內臣四尋又遣用五非兵機則要地也廷臣方文章而登島陝西又有兩

闈之遣假專擅之心駭中外之聽啓水火之隙開依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實爲寒心陛下踐阼初盡撤內臣中外稱聖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擇將爲先陛下不築黃金臺招頗牧乃汲汲內臣是遣曾何補理亂之數哉帝怒謫曰輔廣東布政司照磨張彝憲撫火器不中程劾金鉉落職時中璫勢復大振王坤至宣府以冊籍委頓劾巡按御史胡良機帝奪良機官卽令坤按核給事中魏呈潤言我國家設御史巡九邊秩卑而任鉅良機在先朝以糾逆黨削籍今果有罪則有回道考核之法在而乃以付坤且邊事日壞病在十羊九牧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既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一官出增一官擾中貴之威又復十倍御史偶獲戾且莫自必其命誰復以國事抗者異日九邊聲息監視善惡奚從而聞之乞召還良機毋使仰鼻息於中貴帝以呈潤黨比貶三秩出之外 置開州復置施秉縣 閏月乙丑陝西降賊復叛陷甘泉殺知縣郭永固參政

張允登力禦不敵死時延安慶陽大雪民饑賊益熾 流賊譚雄陷
安塞據其城王承恩李卑擊降雄戮之斬首五百三十餘級 游擊
孔有德耿仲明偏裨李九成皆毛文龍帳下卒也文龍死走入登州
孫元化官遼久素言遼人可用乃授有德等官大凌城被圍部檄元
化發勁卒泛海趨耀州鹽場示牽制有德詭言風逆改從陸路赴寧
遠與九成子千總應元統千餘人以行丁卯抵吳橋縣人罷市衆無
所得食一卒與諸生角有德扶之衆大譁九成先齎元化銀市馬塞
上用盡無所償適至吳橋聞衆怨遂與應元謀劫有德相與爲亂連
陷陵縣臨邑商河齊東巡撫都御史余大成聞之託疾不出已遣中
軍沈廷瑜參將陶廷鑑往十二月丙子禦賊於阮城店敗績大成恐
遂議撫賊會元化軍亦至元化故善西洋大礮者也至是亦主撫檄
賊所過郡縣無邀擊賊圍德平陷青城屠新城整衆而東無敢一矢
加者而陽許元化降元化師次黃山館而返賊遂抵登州張可大已

僉書南京左府登人泣留之未行而友德反可大急往勦元化檄止之不聽次萊州遇元化復爲所阻乃還鎮元化遣將張燾帥遼兵駐城外可大帥南兵拒賊元化猶招降賊不應 流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僉事郭景嵩死之 總督三邊侍郎洪承疇巡撫延綏都御史張福臻督曹文詔楊嘉謨及游擊左光先崔宗元李國奇等分勦綏德宜君清澗米脂賊戰於懷寧川思泉峪綿湖峪封家溝皆大捷掃地王授首時張獻忠羅汝才已就撫復叛入山西帥羣賊焚掠寧鄉石樓稷山聞喜河津間汝才賊號曹操者也 曹文詔張應昌偕參政戴君恩討神一魁於寧塞數敗賊賊棄城走又擊敗之駙馬溝一魁誅死黃友才尋爲應昌所禽 言者追論孫承宗丁丑奪官閒住并奪寧遠世蔭貶邱禾嘉二秩巡撫如故承宗復列上邊計十六事極言禾嘉軍謀牴牾之失帝報聞而已禾嘉持論每與承宗異不爲所喜時有詆譏旣遭喪敗廷論益不容堅以疾請未幾卒承宗家居七

年中外屢請召用不報 庶吉士太倉張溥與同里臨川知縣張采
共學齊名溥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既成進士
以葬親乞假歸四方噉名者爭走其門盡名爲復社溥亦傾身結納
交游日廣聲氣通朝右所品題甲乙頗能爲榮辱諸奔走附麗者輒
以嗣東林自矜執政大僚由此惡之 孫元化之撫登萊也以關外
八千人爲牙兵彊半皆遼人張可大慮有變屢言於元化不聽及孔
有德薄城可大請擊之元化持撫議不許可大陳利害甚切元化期
明歲元日發兵合擊

五年春正月庚子朔元化兵不發辛丑合兵戰城東可大兵屢勝遼
兵與賊多親黨無鬪志張燾先走可大兵亦敗中軍管維城游擊陳
良謨守備盛洛姚士良戰死燾兵多降賊有德遣歸爲內應元化開
門納之可大諫不聽日夕城中火起耿仲明等導賊入自東門城遂
陷可大時守水城撫膺大慟解所佩印付旗鼓間道走濟南上之令

弟可度子鹿徵奉母航海趨天津而以佩劍付部將盡斬諸婢妾遂
投繯死里居州判張瑤揮石擊賊被執大罵死之元化自刎不殊與
參議宋光蘭僉事王徵及府縣官悉被執先是仲明之黨李梅者通
洋事覺總兵官黃龍繫之獄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龍軍謀作亂帥部
卒假索饜名圍龍署擁至演武場折股去耳鼻將殺之諸將爲救免
龍捕斬仲裕疏請正仲明罪會元化劾龍剋饜致兵譁帝命龍充爲
事官而覈仲明主使狀仲明遂偕有德反事聞贈可大太子少傅諡
莊節初登州被圍鐫元化及余大成三級令辦賊及登失守革元化
職有德旣據登州推李九成爲主己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印檄
州縣兵饜趣元化移書大成曰畀以登州一郡則解大成聞於朝巡
按御史王道純憤疏爭之帝怒革大成職逮下獄以參政徐從治代
之謝璉爲登萊巡撫道純監軍詔璉駐萊州從治駐青州從治曰吾
駐青不足鎮萊人心駐萊足係全齊命乃與璉同受事於萊賊尋縱

元化等還詔逮之辛亥有德陷黃縣知縣吳世揚罵賊死縣丞張國輔參將張奇功等皆力戰死 孔有德招島中諸將旅順副將陳有時廣鹿島副將毛承祿皆往從之黃龍急遣將尙可喜金聲桓等撫定諸島而躬巡其地慰商民誅叛黨縱火焚其舟賊黨高成友者據旅順斷關寧天津援師龍令游擊李惟鸞偕可喜等擊走之卽移駐其地援始通賊拘龍母妻及子以脇之龍不顧承祿文龍族家子也

混天猴陷宜君

黃道周方候補邁疾求去瀕行上疏言臣自幼

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

意不調而連株四起陛下欲振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
法令摧抑搢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
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
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
柄神通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
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
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園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
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饜糜於漏卮而謂功
銷於無饜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輓臣竊危之自二
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
周孔損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憚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
周言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
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

璿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摺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卽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鱗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嗜利之人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在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懌斥道周爲民

楊鶴戍袁州 署山東總兵官楊御蕃與保定總兵劉國柱天津

總兵王洪帥師討孔有德丙寅遇賊新城鎮敗績洪先走御蕃突圍
出遂入萊州二月己巳朔孔有德圍之巡撫都御史徐從治謝璉知
府朱萬年偕御蕃等固守辛巳賊分兵陷平度知州陳所聞自縊賊
益攻萊輦孫元化所製西洋大礮日穴城城多頽從治等投火灌水
穴者死無算使死士時出掩擊之毀其礮臺斬獲多御蕃肇基子也
工部侍郎高宏圖履任張彝憲欲共設公座曹珖與宏圖約比彝
憲至皆曰事竣矣撤座去彝憲怏怏宏圖七疏乞休帝怒削其籍

吳執御陳內外陰陽之說言今九邊中原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膂
大臣不皆君子帝以所稱陽剛君子無主名令指實執御乃以前所
薦黃克纘劉宗周鄭鄞及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黃道周倪元璐曹
于汴惠世揚羅喻義易應昌對會御史吳彥芳言執御所舉固真君
子他若侍郎李瑾李邦華畢茂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政使

章光岳邪媚當斥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構之遂削二人籍下法
司訊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邦華宗周等下獄而執御彥方復繼之
舉朝震駭言官爲申救不聽卒坐三人贖徒三年 混天猴陷鄜州
兵備副使郭應響戰死 吳牲劾杜文煥殺延川難民冒功給事中
張承詔復劾之下獄奪職 徐從治等爲賊困惟王道純在外調度
賊遣人僞乞撫道純焚書斬使馳疏言萊州被圍我軍屢挫安能復
戰乞速發大軍拯此危土周延儒及兵部尙書熊明遇惑余大成撫
議道純反被責讓明遇遣職方主事張國臣贊畫軍事曰安輯遼人
之在山東者以國臣亦遼人也國臣至萊先遣廢將金一鯨入賊營
已而國臣亦入招諭賊陽許之國臣遣一鯨還報曰毋出兵壞撫局
從治等知賊詐叱退一鯨從治遣間使三上疏力言賊不可撫毋爲
國臣所誤時外圍日急劉國柱王洪及山東援軍俱頓昌邑不敢進
於是廷議更設總督一人三月壬寅以兵部侍郎劉宇烈任之調薊

門四川兵統以總兵官鄧玘調密雲兵統以副將牟文綬右布政使
楊作楫監之援萊州 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者神一魁餘黨
也屯鎮原將犯平涼練國事自涇趨固原檄楊嘉謨及副將王性善
扼之嘉謨殺賊塘馬斷其偵探賊乃走慶陽曹文詔從鄜州間道與
嘉謨性善合大戰西濠斬千級生禽杜三楊老柴餘黨糾他賊掠武
安監陷華亭攻莊浪屯張麻村官軍掩擊之賊走高山游擊曹變蛟
馮舉劉成功平安等譟而上賊潰走變蛟文詔從子也 督理山東
軍務侍郎劉宇烈監軍楊作楫王道純及劉國柱王洪鄧玘副將劉
澤清參將劉永昌朱廷祿監紀推官汪惟效監視中官呂直等並集
昌邑玘國柱洪澤清等至萊州馬步軍二萬五千氣甚盛而宇烈無
籌略抵沙河日遣人入賊中議撫縱還所獲賊陳文才賊盡得官軍
虛實益以撫給之而潛兵繞其後盡焚輜重宇烈懼夏四月甲戌走
青州撤國柱洪玘三將兵就食玘等夜半拔營散賊乘之大敗國柱

洪走青澁玘走昌邑澤清接戰於萊城傷二指亦敗走平度惟作楫能軍事聞舉朝譁然熊明遇見官軍不可用撫議益堅先是張可大死以副將吳安邦代之安邦尤怯鈍耿仲明揚言以城降遽信之離登二十五里而軍中軍徐樹聲薄城被禽安邦走寧海癸未徐從治中礮死萊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王性善偕副將李鴻嗣參將莫與京等共擊賊敗之咸寧關又敗之關上嶺追至隴安與楊嘉謨曹變蛟夾擊復敗之賊餘衆數千欲走漢南爲游擊趙光遠所遏乃由長寧驛走張家川其逸出清水者副將蔣一陽遇之敗都司李宮用被執曹文詔乃縱反間給其黨殺紅軍友遂蹙敗之水落城賊奔據唐毛山變蛟先登殲其衆 張福臻帥參政樊一蘅及艾萬年馬科賀人龍等討不沾泥守備孫守法禽之 金鉉馮元颺之劾張彝憲也彝憲疑出曹琫日搢撫其隙始劉宇烈爲山東巡撫請料價萬五千兩鉛五萬斤工部無給銀例與鉛之半宇烈怒奏鉛皆濫惡彝憲取

麤鉛進曰庫鉛盡然欲以罪珖嚴旨盡鎔庫鉛司官中毒死者二人
內外官多獲罪彝憲乃糾巡事科道許國榮等十一人珖疏救忤旨
詰責彝憲又指閹工冒破齟齬之珖屢疏乞歸五月得請去 丙午
參政朱大典爲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詔駐青州 辛亥禮部尙書鄭
以偉徐光啓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以偉修潔自好書過目不忘
文章奧博而票擬非其所長章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爲人名也擬
旨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詞臣爲帝輕閣臣不專用翰林矣光啓雅
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年已老不能有所建白 李世祺言諸臣言未
當輒蒙詰責詰責不已貶黜隨之言者前瞻後顧恐干嚴譴依阿得
策樸直摧心折檻牽裾寧可復見且君職要臣職詳天子一日萬幾
神太運則疲精太用則竭一言之謬一事之訛必待聖明摘發無乃
主獨勞臣獨逸乎聖人爲治責其人不侵其事課其效不紊其權需
之歲月寧謚之理自致奚必效後世察察之治哉帝不能用 山東

士官南京者合疏攻劉宇烈請益兵於是調昌平兵三千以總兵官
陳洪範統之洪範亦遼人也天津舊將孫應龍者大言於衆曰我與
耿仲明兄弟善能令其縛孔有德李九成來巡撫鄭宗周予之兵二
千從海道往仲明聞之僞函他死人頭給之曰此有德也應龍帥舟
師抵水城賊延之入猝縛斬之無一人脫者賊得巨艦勢益張黃龍
攻之不克而還賊遂破招遠圍萊陽知縣梁衡固守賊敗去 六月
京師大水 壬申河決孟津 華允誠以溫體仁閱洪學亂政疏陳
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言當事借陛下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
陛下綜核而逞其訟逋握算之能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鬪智
之捷徑可惜一帥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走於接本
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
精神爲案牘鉤較之能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
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

臈議論滋擾遂使勦撫等於築舍用舍有若舉碁以興邦啓聖之歲時爲卽聾從昧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與楊鎬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並逮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爲奸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喑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進惟恐後時陛下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同邑朋比惟冀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

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怒諸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疏入帝詰其別有指使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且言體仁生平紕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而用之意其倖直寡諧豈知包藏禍心陰肆其毒又有如洪學者爲之羽翼徧植私人戕盡善類無一人敢犯其鋒臣復受何人指使帝以體仁純忠亮節摘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言二人朋比舉朝共知帝亦悟二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復爲路振飛所劾尋亦罷去 秋七月辛丑太監曹化淳提督軍營戎政 劉宇烈復至昌邑陳洪範牟文綬等亦至萊州推官屈宜陽請入賊營講撫賊陽禮之宜陽使言賊已受命宇烈奏之得請乃手書諭賊令解圍賊邀宇烈宇烈懼不往營將嚴正中昇龍亭及河賊擁之去而令宜陽還萊請文武官出城開讀圍卽解楊御蕃力言不

可謝璉曰圍且六月既已無可奈何宜且從之壬寅偕朱萬年及監視中官徐得時翟昇出孔有德叩頭扶伏涕泣交頤璉慰諭久之而還癸卯賊復令宜陽入請璉御蕃同出御蕃曰我將家子知殺賊何知撫事璉等遂出有德執之萬年曰爾等執我無益盍以精騎從我呼守者出降賊乃以五百騎擁萬年至城下萬年大呼曰我被禽誓必死賊精銳盡在此急發礮擊之毋以我爲念御蕃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賊怒殺之城上人見之遂發礮賊死過半賊送璉得時昇至登州囚之正中宜陽皆死帝聞震怒逮宇烈下獄召王道純還用李繼貞言調關外兵入勦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朱大典宇烈既下吏引道純分過道純疏駁其所奏十餘事帝命所司并按道純又劾熊明遇張國臣交通誤國十罪語侵周延儒疏未下延儒洩之國臣國臣亦劾道純十罪帝皆不問

大清兵入宣府巡撫沈榮與監視中官王坤等遣使議和饋金帛牢

醴師乃旋事聞帝惡棨專擅召對熊明遇等於平臺明遇曲爲棨解
帝不悅逮棨下吏給事中孫三杰力詆明遇棨交關誤國同官陳贊
化呂黃鐘御史趙繼鼎連劾之明遇再疏乞罷帝責以疏庸僨事命
解任候勘尋以故官致仕 給事中趙東曦言宣塞失事陛下赫然
震怒逮巡撫沈棨罷本兵熊明遇乃監視王坤方會飲城樓商權和
議邊臣倚庇欺蔽日甚坤不得辭扶同罪反侈邊烽已熄爲己功且
請代夫內臣之遣陛下間一用之非不易之典今卽盡撤之猶謂不
早坤願請代圖彌縫於去後願陛下正坤罪撤各使還京帝言宣鎮
擅和實坤奏發何謂欺隱謫東曦福建布政司都事 劉宇烈視師
無功言路指周延儒庇宇烈孫三杰馮元颺及御史余應桂衛景瑗
尹明翼王象雲等屢劾延儒應桂並謂延儒納巨盜神一魁賄給事
中李春旺亦論延儒當去延儒數上疏辨帝慰留之 己未孫元化
棄市 王化貞棄市 混天猴攻合水李卑馬科追至甘泉山破之

延水關其地東限黃河賊溺死者無算科部卒斬混天猴可天飛
郝臨菴劉道江爲王承恩所敗退保鐵角城獨行狼李都司走與合
可天飛劉道江再圍合水曹文詔往救賊匿精銳以千騎逆戰誘抵
南原伏大起城上人言曹將軍已沒文詔持矛左右突匹馬縈萬衆
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敗僵屍蔽野餘走銅川橋文詔帥曹變蛟馮
舉楊嘉謨帥參將方茂功等追及之大戰陷陳賊復大敗尋與賀虎
臣楊麒破賊甘泉之虎兇凹麒復追賊安口河崇信窰白茅山皆大
獲八月甲戌洪承疇斬可天飛李都司於平涼降其將白廣恩巡
撫山東都御史朱大典督主客兵數萬合勦孔有德以副將靳國臣
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韜游擊柏永福及故總兵吳襄襄子三
桂等關外兵四千八百餘人令總兵官金國奇帥之中官高起潛監
護軍饒抵德州賊復犯平度副將何維忠牟文綬等救之殺賊魁陳
有時維忠亦被殺巡按監軍御史謝三賓請斬逃帥王洪劉國柱詔

逮治之已三賓又請絕口勿言撫事國臣大弼寬韜至昌邑大典獲賊書約國臣等爲內應大典以示國臣等皆誓滅賊以自明乃分兵三路用國臣寬等爲前鋒鄧玘步兵繼之從中路灰埠進陳洪範及副將劉澤清方登化從南路平度進參將王之富王文偉等從北路海廟進檄游擊徐元亨等帥萊陽師來會以文綬守新河諸軍皆持三日糧盡抵新河東岸亂流以濟甲申至沙河有德迎戰寬先進衆寡不敵稍卻會國臣至拔刀大呼直前寬大弼韜殊死戰大敗賊兵諸軍乘勝追至城下賊夜半東遁乙酉萊州圍解南路兵始至國臣等進兵黃縣癸巳賊傾巢出戰復大敗之斬首萬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墮海死者數萬有德竄歸登州李九成殺謝璉及徐得時翟昇官軍進築長圍守之 淫雨損山陵昌平地動李世祺言輔理精神爲固寵之用國家緩急無可恃之人願撤回各邊監視以明陰不干陽之分然後采公論以進退大臣酌情事以衡量小臣釋疑忌之根開

功名之路庶天變可回時艱可濟帝以借端瀆奏切責之 建義諸
口築塞未成河水大發黃淮奔注興化鹽城爲壑海潮復壞范公隄
死者無算 賊見陝西兵盛多流入山西巡撫宋統殷下令殺賊者
抵死王自用混世王姬關鎖張獻忠羅汝才闖塌天興加哈利七大
部多者萬人少亦半之分道四出陷大寧已連陷隰州澤州壽陽王
肇生以便宜署欵人吳開先爲將使擊賊戰澤州城西賊敗去從沁
水轉掠陽城開先恃勇渡沁戰北留墩下擊斬數百人礮盡無援一
軍盡沒賊乃再犯澤州里居參政張光奎與兄守備光璽千總劉自
安等帥衆固守八日援兵不至城陷並死之澤大州也全晉震動朝
廷聞警罷統殷以許鼎臣代之與宣大總督張宗衡分督諸將宗衡
督虎大威賀人龍左良玉等兵八千人駐平陽責以平陽澤潞四十
一州縣鼎臣督張應昌頗希牧艾萬年等兵七千人駐汾州責以汾
太沁遼三十八州縣自用欲因故錦衣僉事張道濬求撫約未定官

兵襲之賊怒敗約去 九月丁酉海盜劉香寇福建巡撫都御史鄒維璉遣游擊鄭芝龍擊破之 浙江巡鹽御史祝徽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並擅撻指揮事聞帝方念疆場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參覈左都御史陳于廷等言軍官起世胄率不循法度概列彈章將不勝擾故小故薄責以懲凡御史在外者盡然不自二臣始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得杖令會兵部稽典制以聞而杖指揮無故事乃引巡撫敕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比擬不倫責令再核于廷等終右御史所援引悉不當帝意疏三上三卻遂削于廷籍于廷端亮有守周延儒其里人無所附麗與溫體仁不合故獲重譴 賊之破澤州也分其衆入河南掠濟源清化圍懷慶廷議令副將左良玉將昌平兵往勦 詹事姚希孟爲東林所推以才望爲講官韓爌等定逆案參其議羣小遂惡希孟溫體仁亦惡其逼及華允誠劾體仁體仁疑出希孟手會希孟主順天鄉試有武生二人冒籍中式爲給事中王猷

所論體仁遂擬旨覆試黜兩生下所司論考官罪擬停俸半年體仁
意未慊令再擬乃貶希孟爲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馮元飈言希孟
孤忠獨立不當奪講官不聽體仁荷帝殊寵益忮橫而中阻深所欲
推薦陰令人發端己承其後欲排陷故爲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
帝往往爲之移初未嘗有跡 十一月戊戌劉香寇浙江 官軍圍
登州分番戍賊不能出發大礮官軍多死傷會李九成出搏戰降者
洩其謀官軍合擊之馘九成於陳賊乃曉夜哭孔有德欲棄登州入
海黃龍遣副將龔正祥帥舟師邀之廟島颶風破舟正祥陷賊中後
居登州謀爲內應事露被殺是月金國奇卒以吳襄代之 曹文詔
及副總兵張全昌參將馬科擊賊隴川平鳳間三戰三敗之遂蹙賊
耀州錐子山其黨殺獨行狼郝臨菴以降洪承疇戮四百人餘散遣
關中稍靖練國事免戴罪時關中五鎮大帥各督邊軍協勦承疇尤
善調度賊魁多殲巡按御史范復粹彙奏首功凡三萬六千六百有

奇文詔功第一楊嘉謨次之王承恩楊麒又次之文詔在陝諸戰功承疇不爲敘吳牲推獎甚至及粹復疏上兵部抑其功卒不敘初唐王碩熿惑於嬖人囚世子器城及其子聿鍵於承奉司聿鍵年二十八未請名器城中毒死乃立聿鍵爲世孫碩熿薨聿鍵嗣封唐王御史祁彪佳上合籌天下全局疏以策關寧制登海爲二大要分析中州秦晉之流賊江右楚粵之山賊浙閩東粵之海賊滇黔楚蜀之士賊爲四大勢極陳控制駕馭之宜而歸其要於戢行伍以節饟實衛所以銷兵復陳民間十四大苦曰里甲曰虛糧曰行伍曰搜贓曰欽提曰隔提曰訐訟曰窩訪曰私稅曰私鑄曰解運曰馬戶曰鹽丁曰難民帝善其言下之所司阿迷州土官普名聲素驕恣巡按御史趙洪範按部名聲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大怒謀之巡撫王伉請討得旨名聲遂作亂謀三路出兵至昆明會戰令頭目何天衢自維摩羅平入以礮手三百人助之天衢慨然曰此大丈

夫報國秋也吾豈爲逆賊用哉坑殺斃手數十人帥衆歸附伉上其事授爲守備名聲已陷彌勒州聞之大懼急撤兩路兵歸官軍進圍州城名聲使人約降而陰以重賄求援於元謀士官吾必奎時必奎隨官軍征勦與名聲戰兵始合陽敗走官軍望見遂大潰布政使周士昌戰死名聲遂陷曲江所攻臨安及寧州監紀同知楊于陞副將秦拱明皆敗死遠近震動朱燮元遣兵臨之伉以啓豐逮治名聲乃就撫 賊寇修武清化者竄入平陽左良玉入山西禦之河南巡撫樊尙璟請以良玉駐澤州扼豫晉咽喉可四面爲援兵詔從之並令良玉受尙璟節制與曹文詔同心討賊有急則秦兵東豫兵西良玉從中橫擊 賊入磨盤山分衆爲三閻正虎據交城文水窺太原邢紅狼上天龍據吳城窺汾州王自用張獻忠突沁洲武鄉陷遼州知州李呈章里居主事張友程行人楊于楷等並死之

六年春正月尤世祿李卑賀人龍等至王自用棄城去諸軍入城多

殺良民冒功卑獨嚴戢其下無所擾 御史張宸極言賊自秦中來
秦將曹文詔威名素著士民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
搖且嘗立功晉中而秦賊滅且盡宜敕令入晉協勦癸卯命文詔節
制山陝諸將討賊文詔抵霍州敗賊汾河孟縣追及於壽陽巡撫都
御史許鼎臣遣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游擊猛如虎敗之黑
山覆姬關鎖軍 庚申遣使分督直省逋賦 修撰陳于泰疏陳時
弊王坤狂躁敢言承溫體仁指上疏力詆于泰謂其盜竊科名并劾
周延儒庇于泰吏部尙書李長庚帥同列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
內臣參論輔臣者否自今以後廷臣拱手屏息豈盛朝所宜有臣等
溺職祈賜譴斥終不忍開內臣輕議朝政之端流禍無窮爲萬世口
舌給事中傅朝佑言中官不當劾首揆輕朝廷疑有邪人交構御史
李日宣亦帥同官言之帝皆不問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近者內臣
舉動幾於手握皇綱而輔臣終不敢一問至於身被彈擊猶忍辱不

言何以副明主之知皆責備延儒欲以動帝帝怒二月壬申削志道籍延儒不能救時帝方一意用內臣故言者多得罪 癸酉流賊犯

畿南據臨城之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間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擊卻之 孔有德耿仲明等屢爲官軍所敗又糧絕有德先遁載子女財帛入海仲明以水城委副將王秉忠己亦以單舸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未下游擊劉良佐獻轟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將士踴入輒爲賊擊退副將王來聘復先登中傷而死戊子陳洪範等克水城賊退保蓬萊閣朱大典招降始釋甲俘千餘人獲秉忠及僞將七十五人自縊及投海死者不可勝計辛卯山東平有德等走旅順黃龍周文郁邀擊之有德幾獲而逸斬李應元生禽毛承祿蘇有功陳光福及其黨高志祥等十六人獲首級一千有奇奪還婦女無算獻俘於朝磔之傳首九邊復龍官戍劉宇烈余大成斥王道純爲民 賊自邢臺摩天嶺西下抵武安大敗左良玉兵守備

曹鳴鶚戰死遂犯輝縣知縣張克儉乘城固守賊不能下三日乃去
曹文詔追賊西堰斬混世王於碧霞村猛如虎與頗希牧逐賊餘
黨壽陽東賊遇文詔兵方山復敗五臺孟定襄壽陽賊盡平許鼎臣
命文詔軍平定備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如虎又與陳國
軍馬杰破來遠寨從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杜太原賊幾盡帝以
文詔功多敕所過地多積糗糧以犒 山西總兵官張應昌在關中
威名甚著及是選懦逗撓張宗衡五檄之不赴奏諸朝三月癸巳敕
限應昌與曹文詔三月平賊應昌避賊不擊殺良民冒功爲巡按御
史李嵩給事中祝世美所劾 縣令將行取者詔戶部先核其錢穀
徵賦不及額不得考選給事中周瑞豹考選而後完賦帝怒貶謫之
命如瑞豹者悉以聞於是給事中熊開元御史鄭友元等並貶二秩
調外畢自巖爲友元辨帝益怒下自巖獄御史李若讜疏救不納尋
給事中吳甘來復論救乃釋之 賊從河內上太行曹文詔大敗之

澤州賊走潞安文詔至陽城遇賊不擊自沁水潛師還擊之芹池劉村寨斬首千餘張道濬設伏三纏囚禽其渠滿天星等賊再入河內左良玉自輝縣逐之賊奔修武殺游擊越效忠追參將陶希謙希謙墜馬死良玉擊之萬善驛至柳樹口大敗之禽賊首數人賊遂西奔夏四月己巳免延安慶陽平涼新舊遼饜河南額兵僅七千數被賊折亡殆盡左良玉將昌平兵二千餘勢孤甚壬申命鄧垹將四川兵往以石砮土司馬鳳儀兵益之又命昌平副總兵湯九州協勦賊屯潤城其他部陷平順知縣徐明揚不屈死曹文詔至賊乃走文詔夜半襲潤城斬賊千五百王自用老獬獬自榆杜走武鄉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之五月乙巳太監陳大金閣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垹軍盧象昇與總兵官梁甫參議寇從化連敗賊賊走還西山圍游擊董維坤冷水村象昇設伏石城南大破之青龍岡又破之武安連斬賊魁十一人殲

其黨收還男女二萬象昇雖文士嫻將略能治軍每臨陣身先士卒與賊格鬪刀矢皆弗顧失馬卽步戰嘗逐賊危崖一賊自巔射中象昇額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提刀戰益疾賊賊走相戒曰盧廉使遇卽死不可犯大名廣平順德三郡之民安堵者數歲 壬子孔有德耿仲明等帥士卒二萬航海降於我

大清 插漢虎墩兔合套寇五萬騎自清水橫城分道入犯守備姚之夔等不能禦沙井驛副將史開先臨河保參軍張問政岳家樓守備趙訪皆潰逃寇遂進薄靈州寧夏總兵官賀虎臣急領千騎入守旋盡勒城中兵出擊次大沙井癸丑寇從漢伯堡突至虎臣軍未及陳且衆寡不敵遂戰沒詔起馬世龍代之寇踰月始去賊犯沁水曹文詔大敗之禽其魁大虎又敗之遼城毛嶺時陳國威擊賊介休之紅山嶺虎大威及猛如虎等殲其魁九條龍李卑敗賊陽城之郎家山又與艾萬年連敗之南獨泉土河村復敗之菰堰村賀人龍連敗

賊水頭鎮花池塞湯湖村劉光祚連敗賊石樓臨縣永寧撲天飛等
詐降光祚設伏斬之官兵屢戰皆大捷賊避文詔鋒多去山西遁據
輝林武涉山中許鼎臣令文詔自黎城入大威如虎自皋落山入勦
東犯之賊 鄧玘至濟源射殺王自用於善陽山賊走隰州玘拒之
彭城鎮又與左良玉擊賊清池柳莊賊走林縣玘部將楊遇春邀賊
中伏死賊用其旗幟誘殺他將自是輕玘會帝命曹文詔移師河北
文詔率五營軍夜襲破之 六月辛酉朔太監高起潛監視寧錦兵
饜 乙丑鄭以偉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恪 溫體仁嗾給事中陳贊
化劾周延儒昵武弁李元功等招搖圖利言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
爲延儒功索獄囚賊謝而延儒至目陛下爲羲皇上人此成何語帝
怒下元功錦衣衛獄且窮詰贊化語所自得贊化言得之上林典簿
姚孫渠給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張鳳翼亦具述延儒語帝益怒錦衣
衛帥王世盛拷掠元功無所承獄上鐫世盛五級令窮治其事延儒

覬體仁爲援體仁卒不應且陰黜與延儒善者延儒大困引疾乞歸
庚辰許致仕 甲申延綏副將李卑援勦河南時賊勢已熾懷慶彰
德衛輝三府焚劫殆徧潞王常滂上疏告急兼請衛鳳泗陵寢詔遣
總兵官倪寵王樸帥京營兵六千人往以太監楊應朝盧九德監其
軍李繼貞言左良玉李卑身經百戰位反在寵樸下恐聞而解體乃
命良玉卑爲援勦總兵官與寵等合勦賊聞之欲從河內走太行曹
文詔邀擊之不敢進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老狃狃等俱奔
河北合營 庚寅張彝憲言天下逋賦至一千七百餘萬請遣科道
官督徵帝大怒責撫按回奏給事中范淑泰言民貧盜起逋賦難以
督追不聽 紅夷襲陷廈門城大掠鄒維璉急發兵水陸進參政曾
櫻請用鄭芝龍爲軍鋒芝龍焚其二舟官軍傷亦衆寇乃泛舟大洋
轉掠青港荊嶼石灣巡按御史路振飛懸千金勵將士諸將禦之銅
山連戰數日始敗去 黃龍之邀擊孔有德等也賊大憤欲報之會

賊舟泊鴨綠江龍盡發水師赴勦秋七月有德等偵知旅順空虛引大清兵來襲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甲辰語部將譚應華曰敵衆我寡今夕城必破若速持吾印送登州應華出龍帥李維鸞等力戰圍急知不能脫自剄死維鸞及諸將項祚臨樊化龍張大祿尙可義俱死之

大清兵遂取旅順 曹文詔在洪洞時與里居御史劉令譽忤及是

令譽巡按河南會馬鳳儀軍敗沒於侯家莊文詔馳退賊甫解甲與令譽相見語復相失文詔拂衣起面叱之令譽怒遂以鳳儀之敗爲文詔罪部議文詔怙勝而驕癸丑改文詔大同總兵官許鼎臣請留文詔勦賊不許鼎臣又言晉賊王自用雖死老獬獬過天星大天王蝎子塊闖塌天諸渠未滅曹變蛟驍勇絕人才乃文詔亞乞留之晉中許之 左良玉鄧瑄破賊於官村沁河清化萬善良玉又扼之武安八德斬獲尤多七月己巳曹文詔大敗賊懷慶柴陵村馘其魁滾

地龍又追斬老獬獬於濟源 九月庚戌南京禮部侍郎錢士升爲
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周延儒旣罷廷臣惡温體仁當
國勸帝復召何如寵如寵屢辭給事中黃紹傑言君子小人不並立
如寵瞻顧不前則體仁宜思自處帝爲謫紹傑於外如寵卒辭不入
體仁遂爲首輔南京御史郭維經言執政不患無才患有才而用之
排正人不用之籌國事國事日非則委曰我不知坐視盜賊日猖邊
警日急止與二三小臣爭口舌角是非平章之地幾成聚訟可謂有
才耶帝切責之 大學士徐光啓以病辭曆務以山東參政李天經
代之 左良玉湯九州與京營兵共擊賊良玉敗之濟源河內又敗
之永寧青山嶺銀洞溝又自葉縣追至小武當山皆斬賊魁甚衆時
倪寵王樸梁甫鄧玘良玉九州諸軍足殄賊諸將勢相軋彼此觀望
託山深道歧以自解莫利先入又各有內侍爲監軍事易掩飾所報
功多不以實諸監軍多侵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恥爲

之下緣是皆無功 冬十月戊辰徐光啓卒贈少保謚文定 帝素服御建極殿論囚召閣臣商權再三諮問溫體仁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抵任七日以城陷坐死帝心憫之體仁不爲救 給事中莊鼈憲上太平十二策極論東廠之害忤旨貶浙江布政司照磨 鄧玘移師畿南敗賊白草關賊犯平山玘敗之紅子店馬種川賊遁青石嶺敗之紅澗村醉漢口犯臨城敗之魚桂嶺張應昌會勦畿南監視中官劉允中劾其僞報首功巡按御史馮明玠真定巡撫周堪賡又劾之帝令應昌圖功自贖 十一月癸巳禮部侍郎王應熊何吾騶俱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應熊谿刻彊很人多畏之以酗酒貪污屢爲馮元飈所劾廷推望輕不與溫體仁力援之特旨與吾騶並入命下朝野胥駭給事中章正宸言應熊彊復自張縱橫爲習小才足覆短小辨足濟貪今大用必且芟除異己報復恩讎混淆毀譽况狼藉封靡倫於市行願收還成命別選忠良且訛言

謂左右先容由他途以進使天下薰心捷足之徒馳騁而起爲聖德累不小帝大怒下正宸錦衣獄拷訊削籍歸 賊之合營河北也左良玉湯九州等扼其前京營兵蹙其後連戰於青店石岡石坡牛尾柳泉猛虎村屢敗之賊欲逸阻於河大困張妙手賀雙全等三十六家詭詞乞降於分巡布政使常道立楊應朝爲之入奏諸將俟朝命不出戰先是給事中李夢辰慮賊南犯請敕河南諸道監司急防渡口移巡撫駐衛輝與山西保定二巡撫犄角急擊帝下兵部議辛亥詔保定河南山西會兵勦賊會天寒河冰合壬子賊突從毛家寨策馬徑渡諸軍無扼河者乙卯陷灑池十二月連陷伊陽盧氏盧氏知縣棄城遁里居主事李正中力戰死舉人靳謙吉被執不屈死中州承平久不設備驟聞賊至吏民惶駭巡撫都御史元默帥良玉九州李卑鄧垹兵待之境上嵩洛以南名城數十賊避不敢攻乃竄盧氏山中由間道犯內鄉知縣艾毓初薶大礮名滾地龍者於城外城中

燃線發之賊死無算遂解去分略南陽汝寧入棗陽當陽陷鄖西上
津而是時畿輔賊亦南遁 元默帥湯九州乘雪夜大敗過天星於
吳城鎮追敗闖天王等五華集斬首千餘 先是巡撫延綏都御史
陳奇瑜遣參政張伯鯨戴君恩巡檢羅聖楚副將盧文善游擊常懷
德羅世勛都司賀思賢守備閻士衡郭金城郭太把總白士祥及他
將禽斬賊魁百七十七人及其黨千有奇羣賊多解獨鑽天哨開山
斧據永寧關數年不下奇瑜謂是不可以力取乃陰簡銳士陽言總
制檄發兵令都司賀人龍將之而西身爲後勁直抵延川俄策馬東
向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驚潰焚其巢斬首千六百有奇二
賊俱馘分兵擊斬一座城延水羣盜盡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析和
平長寧河源及翁源縣地置連平縣復升爲州以和平河源二縣改
屬之析平遠縣地置鎮平縣以程鄉縣地益之 初山西旣中賊其
土寇亦乘間起三關王剛孝義通天柱臨縣王之臣皆殘破城邑後

見賊衰相繼歸順然陰結黨不散巡撫都御史戴君恩新視事謀誅之

七年春正月召剛宴殺之并殺通天柱於他所艾萬年亦捕殺之臣與其黨領兵王生禽翻山動姬關鎖掌世王獻俘京師劉光祚復敗剛餘黨山西巨盜略靖有議君恩殺降者張第元力言諸賊蹂躪之慘請錄萬年功 己丑廣鹿島副將尙可喜降於我

大清島中勢益孤 初廷議設河南山陝川湖五省總督專辦流賊兵部侍郎彭汝楠汪慶百當行憚不敢往温體仁庇二人罷其議及是再議多推薦洪承疇以承疇方督三邊不可易乃擢陳奇瑜兵部侍郎爲之 庚寅張應昌渡河敗賊於靈寶 壬辰賊自鄖陽渡漢癸巳犯襄陽賊之陷當陽也副總兵楊正芳以鎮筸兵敗賊班鳩灘復其城湖廣巡撫唐暉以獻陵惠藩爲重斂兵守境而令正芳與總兵官許成名專護荊州承天賊遂破洵陽逼興安連陷紫陽平利白

河由荊州入四川他賊陷房縣又陷竹溪訓導王紹正死之再陷保康知縣方國儒大罵被殺撫治鄖陽都御史蔣允儀兵少不能禦賊上疏乞援且請罪會賊入川鄖得少緩陳大金與左良玉來援副使徐景麟見其多攜婦女疑爲賊用礮擊之士馬多死大金怒訴諸朝命逮景麟責允儀陳狀已并逮允儀下獄論戍 大學士錢士升入朝請停事例罷鼓鑄嚴賊吏之誅止遣官督催新舊鑲第責成於撫按帝悉從之 李世祺論溫體仁絕世之奸大貪之尤大學士吳宗達仰他人鼻息危不持顛不扶并劾兵部尙書張鳳翼溺職狀帝怒謫世祺福建按察司檢校 致仕左都御史曹于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于汴篤志正學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崇獎名教有古大臣風 插漢部長及套寇入犯寧夏總兵官馬世龍遣參將卜應第大破之斬首二百有奇巡撫延綏都御史張伯鯨督王承恩等分道擊破於雙山魚河二堡斬首三百時二部勢弱故易以見功 二

月賊犯歸巴夷陵諸處興山知縣劉定國城陷死之犯夔州城中倉猝無備通判推官知縣悉遁攝府事同知何承光帥吏民固守戊寅城陷承光整冠帶危坐賊入殺之己卯陷巫山通江巡檢郭纘化陳沒指揮王永年力戰死其他部自漢中犯大寧知縣高日臨被執大罵賊碎其體焚之遂攻廣元園太平自賊起陝西陷州縣以數十計未有破大郡者至是天下爲震動 建義決口工成 振登萊饑蠲逋賦 甲申耕藉田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總督五省侍郎陳奇瑜檄諸將會兵陝州老獬獬過天星滿天星闖塌天混世王五大營既陷夔州阻險復走還湖廣分爲三一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鄖陽往浙川一犯金漆坪渡河犯商南奇瑜馳至均州檄四巡撫會討陝西練國事駐商南遏其西北鄖陽盧象昇駐房竹遏其西河南元默駐盧氏遏其東北湖廣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 乙巳張應昌擊賊均州五嶺山敗績身中一矢退還河南庚戌副總兵楊世恩追敗賊

於石湖口 山西自去年不雨至於是月民大饑吳甘來請發粟振之而言張應昌等半殺難民以冒功中州諸郡畏曹變蛟兵甚於賊陛下生之而不能武臣殺之而不顧臣實痛之又言賞罰者將將大機權也乃封疆之罰武與文二內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受命建牙或逮或逐以封疆罪罪之而跋扈將帥罪狀已暴止於戴罪偏裨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將聽賊自來自去誰爲陛下翦凶逆者 夏四月賊自湖廣走盧氏靈寶時賊自四川入陝西者由陽平關奔鞏昌洪承疇禦之秦州賊遂越兩當襲破鳳縣分爲二一向漢中取間道犯城固洋縣一由鳳縣奔寶雞汧陽於是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萬自四川入西鄉者二三萬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羣賊悉會漢興窺商維 先是海寇鍾凌秀旣降復叛爲鄭芝龍所禽其黨潰入長汀轉掠江西屬邑芝龍屢敗賊會福建有紅夷之患劉香乘之連犯閩廣沿海邑總督兩廣侍郎熊文

燦不能討議招撫漳州知府施邦曜繫香母以誘賊賊陽許之乃令
參政洪雲蒸副使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入賊舟宣諭雲蒸等
俱被執文燦懼罪奏諸臣信賊自陷給事中朱國棟劾之帝令戴罪
自効 癸酉發帑振陝西山西饑 五月丙申副將賀人龍等敗賊
於藍田 黃紹杰言漢世災異策免三公宰執亦引罪以求罷今者
久旱陛下修政治納讜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雨澤不降何哉天有
所甚怒而不解也輔臣溫體仁者秉政數載上干天和無歲不旱曠
無日不風霾無處不盜賊無人不愁怨秉政既久窺矚益工中外趨
承益巧一人當用則曰體仁意未遽爾也一事當行則曰體仁聞恐
不樂也覆一疏建一議則曰慮體仁意有他屬不然則體仁忌諱毋
嬰其凶鋒也凡此皆召變之尤願陛下罷體仁以回天意體仁罷而
甘霖不降殺臣以正欺君之罪帝貶紹杰一秩體仁力辨且訐其別
有指授紹杰言廷臣言事指及乘輿猶荷優容一字涉體仁必遭貶

黜誰不自愛而爲人指授耶因列其罪狀六且言臣所仰祝聖明洞燭體仁奸欺者其說則有兩端下惟朋黨一語可以箝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惟稟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憤誤之愆體仁猶辨且以朋黨爲言紹杰遂言體仁受銅商王誠金體仁長子受沈榮及巡鹽高欽順等金皆萬計體仁用門幹王治東南之利皆其轉輸體仁私邸兩被盜失黃金寶玉無算匿不敢言帝怒調紹杰上林苑署丞 故大學士劉鴻訓卒於戍所 六月臨洮總兵官李卑卒於軍卑善持紀律所至軍民安堵爲人有器度當倉猝鎮靜如常 辛未

陳奇瑜與撫治鄖陽都御史盧象昇會師於上津時蜀寇返楚者駐鄖之黃龍灘督將士從竹山竹溪白河分道夾擊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皆大獲越七日大破之乜家溝又連戰石泉壩唐家坪峽谿獅子山太平河竹木砭箐口諸處皆捷鄧垹楊世恩功爲多別將楊化麟周任鳳楊正芳等分道擊賊禽其魁闖王翻山虎等斬馘五千

六百有奇奇瑜上言於朝帝嘉勞之又督副將劉遷等搜竹谿平利賊追至五狼河禽其魁十二人遣參將賀人龍等追八晝夜至紫陽賊死者萬餘人甲戌河決沛縣秋七月插漢犯棗園堡馬世龍大敗之俘斬一千有奇其後套寇歲入寧夏甘涼境官兵輒擊敗之而套部干兒罵亦爲尤世祿所斬

大清大會韃靼諸部於兀蘇河南岡西征插漢旋師入大同境攻拔得勝堡參將李全自經參將曹變蛟北援遇

大清兵廣武有戰功總督宣大侍郎張宗衡總兵官曹文詔移駐懷仁固守壬辰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總兵官張全昌嬰城固守乙未詔總兵官陳洪範守居庸巡撫保定都御史丁魁楚等守紫荆雁門辛丑京師戒嚴

大清兵攻圍龍門新城赤城庚戌克保安知州閻生斗被執死之判

官李師聖吏目王本立訓導張文魁亦同死已而
大清兵西行攻圍懷仁及井坪堡應州全昌進兵應州 陳奇瑜以
湖廣賊盡引兵而西謂賊不足平有驕色遣游擊唐通防漢中以護
藩封參將夏鎬賀人龍劉遷扼略陽沔縣防賊西遁副將余世任楊
正芳扼褒城防賊北遁又檄練國事盧象昇元默各守要害截賊奔
逸始賊自灑池渡河高迎祥最彊李自成屬焉及入河南自成與兄
子過結李牟俞彬李雙喜顧君恩高傑等自爲一軍及奇瑜兵至賊
見官軍肆集大懼張獻忠等奔商維自成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諸
渠魁咸在峽四山巉立中互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
民下石擊之或投以炬火山口累石塞路賊無所得食困甚又大兩
兩月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時官軍蹙之可盡殲自成等見勢
絀用顧君恩計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僞請降奇瑜遽許之
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勞遣歸農每百人以安撫官一護之檄所

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諸將毋邀阻撓撫事諸賊甫出棧道卽大譟不受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敗人龍及副將周天禮軍張應昌自清水追賊亦大敗自成陷隴州而去大掠鳳翔麟游寶雞扶風汧陽乾州涇陽醴泉而略陽賊數萬亦來會賊勢愈張關中大震自成之名始著奇瑜乃悔失計賊初叛猝至鳳翔誘開城守城者知其詐給以縋城上殺其先登者三十六人餘譟而去其犯寶雞亦爲知縣李嘉彥所挫奇瑜遂劾嘉彥及鳳翔鄉官孫鵬等撓撫局撫按官亦異心帝怒責撫按逮嘉彥及士民五十餘人帝以張全昌孤軍八月命寧遠總兵官吳襄山海總兵官尤世威及張應昌等赴援戊辰命張宗衡節制各鎮援兵襄世威擁兵不進全昌至渾源以捷聞還軍葛峪羊房口襄等復不援應昌援之亦無功懷仁圍解曹文詔返大

同

大清兵再入其境文詔挑戰敗還時沿邊諸城堡多不守靈邱知縣

蔣秉采合門死之典史張標教諭路登甫守備于世奇把總陳彥武
馬如豸並戰死 李長庚不植黨援與溫體仁不甚合因推郎中王
茂學爲真定知府帝不允復推爲順德知府帝怒責以欺蒙並追咎
冠帶監生授職事責令長庚回奏奏上削其籍時左都御史亦缺體
仁陰使吏部侍郎張捷舉逆案呂純如以嘗帝朱國棟范淑泰等極
論其謬帝亦甚惡之捷氣沮體仁不敢言乃薦南京吏部尙書謝陞
右都御史唐世濟爲之 閏月甲戌賊陷隆德殺知縣費彥芳遂圍
靜寧州固原參議陸夢龍率游擊賀奇勛都司石崇德禦之老虎溝
所將止三百人被圍數重不得出奇勛崇德抱夢龍泣夢龍揮之曰
何作此婦孺態大呼奮擊手馘數人與奇勛崇德俱戰死時涇州知
州婁琇崇信知縣龐瑜山陽知縣董三謨麟游知縣呂名世甘泉知
縣蒲來舉鳳縣主簿吉永祚教諭李之蔚鄉官魏炳皆城陷死之
大清兵再入宣府境丁亥克萬全左衛庚寅旋師出塞 九月庚申

盜甲廠災 帝怒山西大同宣府守臣失機下兵部論罪部議巡撫戴君恩胡沾恩焦原清革職贖杖張宗衡閒住帝以爲輕責張鳳翼對狀常自裕亦言文臣重論而武臣輕貸非法於是宗衡君恩沾恩源清曹文詔張全昌及總兵睦自彊俱遣戍張應昌解職候勘監視中官劉允中劉文中王坤充淨軍 陳奇瑜遣賀人龍救隴州李自成復至圍之四十餘日洪承疇檄總兵官左光先與人龍合擊大破之庚辰圍解 甲戌以賊聚陝西詔河南兵入潼華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由興漢山西兵出蒲州韓城合勦初賊旣渡河去春夏間中州幸無事旣而賊軼車箱峽元默檄左良玉湯九州等各陳兵要害守備尙固諸將斬獲多及是高迎祥李自成竄入終南山已乃分軍三一向慶陽一趨鄭陽一出關趨河南趨河南者又分爲三郡邑所在告急而三晉畿輔獨不受賊禍者十年 陳奇瑜請敕陝西鄭陽湖廣河南山西五巡撫各守要害有失則治諸臣罪冀以分己過又

委罪練國事以自解國事言漢南賊盡入棧道奇瑜檄止兵臣未知所撫實數及見奇瑜疏八大王部萬三千餘人蠟子塊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部九千一百餘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餘人夫一月內撫強寇四萬餘盡從棧道入內地食飲何自出安得無剽掠且大帥將三千人而一賊魁反擁萬餘衆安能受紀律卽藉口回籍延安州縣驟增四萬餘人安集何所合諸征勦兵不滿二萬而降賊踰四萬豈內地兵力所能支宜其連陷名城而不可救也若咎臣不堵勦則先有止兵檄矣若云賊已受撫因誤殺使人致然則未誤殺之先何爲破麟游永壽今事已至此惟急調大軍致討若仍以願回原籍禁兵勿勦三秦之禍安所終極哉疏入帝不省逮國事下獄久之遣戍廣西 賊謀再入山西左良玉迎擊於商南湯九州遣部將趙柱周爾敬逆之雒南賊至商州返已復侵闖鄉九州病遣部將凌元機胡良翰等搜山悉敗沒冬十月庚戌楊正芳及部將張上選援雒南

皆戰死一軍盡沒 工部尚書周士樸取與張彝憲共事數相齟齬以不赴彝憲期被詰問士樸疏對詞直帝無以難會駙馬都尉齊贊元以遂平長公主塋價士樸不引瑞安大長公主例而壽寧大長公主薨則引瑞安例上疏醜詆之帝遂削士樸籍 給事中顧國寶劾陳奇瑜誤封疆十一月庚辰詔解任候勘乙酉洪承疇兼攝河南山西湖廣軍務言官以承疇勢難兼顧請別遣一人爲總督張鳳翼不能決 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間插部曰繕京邑曰優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饜曰儲邊才曰奠輦轂曰嚴教育又上制虛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議曰宣義問曰一條教曰慮久遠曰昭激勸曰勵名節曰假體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元璐疏辨帝俱不問 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言陛下臨御以來明罰勅法自小臣至大臣蒙重譴下禁獄者相繼幾於刑亂國用重典矣見廷臣薦舉不當疑爲黨徇惡

廷臣執奏不移疑爲藐抗以策勵望諸臣於是戴罪者多而不開以立功之路以詳慎責諸臣於是引罪者衆而不諒其致誤之由墨吏宜逮然望稍寬出入無絀能臣至三時多害五方交警諸臣怵參罰惟急催科民窮則易爲亂陛下寬一分在臣子卽寬一分在民生此可不再計決者尤望推諸臣以心待諸臣以禮諭中外法司以平允至錦衣禁獄非寇賊奸宄不宜輕入帝怒摘其疏中析楊慘酷徧施勞臣語責令指實開遠復言時事孔棘諸臣有過可議亦有勞可準有罪可程亦有情可原究之議過不過懲過而後事轉因前事以灰心聲罪不足復罪而過者更藉誤者以實口綜核太過則要領失措懲創太深則本實多缺往往上以爲宜詳宜新之事而下以爲宜略宜仍之事朝所爲縲辱擯棄不少愛之人又野所爲推重愾歎不可少之人上與下異心朝與野異議欲天下治平不可得也又歷言蘇州僉事左應選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宣大巡按胡良機監兌主

事吳澧皆以小過得罪未復爲陳于廷易應昌申辨帝切責之開遠
顯祖子也 李自成陷陳州靈寶 賊在河南者欲乘冰北渡參將
虎大威猛如虎扼之河濱左良玉扼新安澠池他將陳治邦駐汝州
陳永福扼南陽皆坐甲自保不能創賊也賊每營數萬兵番進皆因
糧宿飽我兵寡備多饋饜不繼賊介馬馳一日夜數百里我步兵多
騎少行數十里輒疲乏以故多畏賊而良玉在懷慶時與督撫議不
合因是生心緩追養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撫檄調不時應命 十
二月左良玉遇賊於磁山大戰數十追奔百餘里 巡撫山西都御
史吳甦薦曹文詔知兵善戰請用之晉中并以張全昌爲請帝命文
詔全昌爲援勦總兵官時帝已允兵部議敕文詔馳勦河南賊甦疏
爭之請令先平晉賊後入豫帝不許文詔以甦有恩竟取道太原爲
甦所留甦之出爲巡撫也温體仁謂之曰流賊癘疥疾勿憂也

明紀卷第五十四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補纂

莊烈紀三

起崇禎八年乙亥訖崇禎十年丁丑凡三年

八年春正月京察南京吏部尙書鄭三俊及考功郎中徐石麒斥罷八十八人時服其公 乙卯賊陷上蔡連陷汜水滎陽固始聞左良玉將至移壁梅山溱水間拔下蔡燒汝寧郟 己未總督五省侍郎洪承疇出關討賊與巡撫山東侍郎朱大典并力合擊賊偵知之老狍羅汝才革裏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高迎祥張獻忠共十三家七十二營大會於滎陽議拒敵未決老狍狍欲北渡獻忠嗤之老狍狍怒李自成解之曰一夫猶奮況十萬衆乎官兵無能爲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鈍聽之天皆曰善乃議革裏眼左金王當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當陝兵羅汝才過天星扼河上迎祥獻忠及自成等略東方老狍狍九條龍往來策應

陝兵銳益以射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財帛維均衆如自成言
老狷狷者馬守應之號也獻忠始與迎祥並起自成乃迎祥偏裨不
敢與獻忠並及是遂相頡頏與俱東掠陷霍邱縣丞張有俊教諭倪
可大訓導何炳死之他賊燔壽州辛酉獻忠陷潁州屠其民知州尹
夢鼈通判趙士寬皆力戰投水死衛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
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俱乘城戰死里居尙書張鶴鳴
等死難者共一百三人城中婦人死節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壽州
賊犯鳳陽鳳陽故無城軍民素疾守陵太監楊澤貪虐引賊來攻丙
寅留守朱國相帥指揮袁瑞徵呂承蔭郭希聖張鵬翼周時望李郁
岳光祚千戶陳宏祖陳其忠金龍化等以兵三千逆戰上窰山多斬
獲俄賊數萬至矢集如蝟遂大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陳沒賊焚皇陵
樓殿燒龍興寺燔公私邸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殺指揮使程永寧
千戶陳永齡百戶盛可學等四十一人諸生六十六人殺軍民數萬

人知府顏容暄匿於獄賊釋囚獲之大罵被殺霍山教諭龔元祥訓導姚允恭並死之賊大書幟曰古元真龍皇帝合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陵監小奄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趨歸德與羅汝才過天星合獻忠獨東圍廬州百方力攻知府吳大樸堅守不下陷巢縣知縣嚴寬一門皆死犯舒城教諭孫士美亦堅守犯廬江士民具財帛求免賊僞許之俄襲陷其城里居參政盧謙等不屈被殺無爲亦繼陷壬申徐州副總兵馬爌援兵至鳳陽會賊去以恢復告爌芳之孫也先是賊將南犯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等議令淮撫操江移鎮鳳陽溫體仁格其議及賊驟至總督漕運淮揚巡撫楊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帝聞變大驚素服避殿哭親告太廟并召對廷臣禮部侍郎陳子壯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詔激發忠義帝納之一鵬王應熊座主巡按御史吳振纓體仁姻也體仁應熊恐帝震怒留一鵬振纓疏未上俟恢復報同奏之擬旨令一鵬振纓戴

罪給事中何楷主事鄭爾說胡江文章詆應熊體仁朋比誤國初潁川陷給事中許譽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譽卿憤直發張鳳翼固位失事及體仁應熊玩寇速禍罪馮元飈及御史張纘會吳履中張肯堂行人司副黃紹杰等復交章劾體仁等三人帝皆不聽以苛求責譽卿而鐫楷纘會一秩視事謫爾說江官再謫紹杰應天府檢校鳳翼引罪乞罷帝不許令戴罪視事子壯會諸臣列上蠲租清獄使過宥罪等十二事吏部以在獄臣百餘人名上體仁斬之言於帝僅釋十餘人而令刑部尙書馮英以逆案入詔內文選郎中吳羽文執止之而議起錢龍錫李邦華等偵事者誣羽文納龍錫邦華賊下之獄時賊分陷鹿邑柘城寧陵通許者左良玉在許州不能救別賊圍桐城官軍覆沒命鄧玘自黃州援之玘竟不至游擊潘可大知縣陳爾銘等守桐不下賊乃攻潛山知縣趙士彥重傷卒攻太湖知縣金應元訓導扈永寧被殺又攻宿松會巡撫應天都

御史張國維帥副將許自強赴援桐圍乃解二月國維遣守備朱士允趨潛山把總張其威趨太湖士允戰死自強遇賊宿松殺傷相當安慶山民桀石以投賊賊多死獻忠乃越英山霍山而遁甲午逮一鵬振纓澤下獄澤先自殺詔大典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譽卿又言皇上臨御有年法無假貸獨於誤國輔臣不一問今者一鵬振纓且相繼就逮矣輔臣獨可超然事外乎范淑泰言一鵬恢復疏以正月二十一日核察失事情形疏以正月二十八日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復者哉應熊改填月日欺誑之罪難辭且劾其他受賄事帝不聽慰諭應熊應熊亦屢疏辨謂座主門生誼不容薄敢辭比之名票擬實臣起草敢辭誤之罪楷益憤 帝援祖訓詔郡王子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授職陳子壯慮爲民患立陳五不可會唐王聿鍵歷引前代故事疏詆子壯子壯嘗面責溫體仁遂除名下獄鄭三俊疏救之贖徒歸 御史傅永淳劾陳奇瑜解隴州圍報

首功不實詔除奇瑜名遣錦衣官逮訊 賊陷新蔡丁酉鄧玘追敗
之羅山犯真陽知縣王信被執不屈斷頭剖腹而死先是羅田知縣
梁志仁日夕備賊羅汝才謂左右曰羅田城小易克然梁君長者吾
當俟其去取之會邑豪江猶龍下獄潛導汝才別校來攻城陷志仁
巷戰殺六賊賊碎其支體焚之妻唐氏被偪大罵奪賊刀被殺典史
單思仁教諭吳鳳來訓導羅大受並不屈死汝才聞之馳至斬其別
校以錦繡斂志仁夫婦屍 副總兵艾萬年疏言滅賊之法不外勦
撫今勦撫俱未合機宜臣不得不極言夫勦賊不患賊多患賊走蓋
疊嶂重巒皆其淵藪兵未至而賊先逃所以難滅其故則兵寡也當
事非不知兵寡因糗糧不足爲苟且計日引月長以至於今雖多措
饟多設兵而已不可救矣宜合計賊衆多寡用兵若干饟若干度其
足用然後審察地利用正用奇用伏用間或擊首尾或衝左右有不
卽殄滅者臣不信也次則行堅壁清野之法困賊於死地然後可以

言撫蓋羣賊攜妻挈子無城柵無輜重暮楚朝秦傳食中土以剽掠
爲生誠令附近村屯移入城郭儲精兵火器以待之賊衣食易盡生
理一絕烏驚鼠竄然後選精銳據要害以擊之或體陛下好生之心
誅厥渠魁誘其脅從不傷仁不損威乃勦撫良策帝深嘉之下所司
議行卒不能用 三月洪承疇次汝寧召曹文詔爲中軍令張應昌
以私家士馬從征次信陽文詔應昌皆至承疇大喜令文詔擊賊隨
州追斬首三百八十有奇 山西大盜賀宗漢劉浩然高加計皆前
戴君恩所撫擁衆自恣吳甡陽爲撫慰密令虎大威猛如虎等圖之
大威如虎大破加計追至忻代山中加計馬上舞三十觔長挺突陳
大威射殺之追斬其衆五百人宗漢號活地草見加計及浩然破滅
僞乞降劉光祚伏兵斬之餘黨悉平甡行軍樹二白旂脅從及老弱
婦女跪其下卽免死全活甚衆 夏四月丁亥副總兵鄭芝龍合廣
東兵擊劉香於田尾遠洋香脅洪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

國急擊勿失遂被殺香勢蹙自焚溺死康成祖等脫還賊黨千餘人
詣浙江降海寇盡平 辛卯洪承疇會師於汝州時賊見河南兵盛
張獻忠老獯羅汝才蝎子塊過天星等先後悉走陝西承疇議還
顧根本諸將分地遮賊以尤世威部下皆勁旅令與參將徐來朝分
守雒南扼蘭草川朱陽關之險令陳永福控盧氏永寧鄧玘張應昌
許成名副將尤翟文防漢江南北以吳村瓦屋乃內鄉浙川要地令
左良玉湯九州以五千人扼之令總兵官侯良柱扼賊入川路已而
來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譟乙巳玘部將王允成以剋鑿鼓譟
於樊城殺玘二僕玘懼登樓越牆墮地死玘久戍缺望恣其下淫掠
殺良冒功爲御史錢守廉所劾大學士王應熊以鄉里庇之益無所
憚其死也人以爲逸罰云承疇帥副總兵賀人龍西還以賊必由鳳
縣棧道直入略陽改命應昌翟文自鄖陽轉赴興安漢中以會左光
先趙光遠諸軍而檄曹文詔入關丙午駐師靈寶文詔謁承疇承疇

以賊在商雒聞官兵至必先走漢中而大軍由潼關入反在其後乃令文詔由閩鄉取山路至雒南商州直擣賊巢復從山陽鎮安洵陽馳入漢中遏其奔軼五月甲寅文詔抵商州賊去城三十里營火滿山文詔夜半率從子參將變蛟守備鼎蛟都司白廣恩等敗賊深林中追至金嶺川賊據險以千騎逆戰變蛟大呼陷陳諸軍並進賊敗走變蛟勇冠三軍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各皆怖懼會商雒賊馬光玉等薄西安距大軍五十里承疇命人龍至子午谷邀賊之南副將劉成功王永祚邀賊之北張全昌從咸陽繞興平東賊以此不敢南進盡走武功扶風又渡渭走郿縣承疇追至王渠鎮賊方掠南山人龍成功等與戰追奔三十里至大泥峪賊棄馬登山復由藍田走盧氏扼於世威仍入商雒山中時獻忠及高迎祥諸賊犯鳳翔趨汧陽隴州全昌與人龍敗老獯獯於秦王嶺解鳳翔圍文詔自漢中馳赴賊盡向靜寧秦安清水秦州閒衆且二十萬承疇以文詔所部合全昌

及副將張外嘉軍止六千人告急於朝 乙亥吳宗達致仕 洪承疇迫六月滅賊之期急進戰諸將見賊衆兵寡咸自揣不敵而勢不可止六月己丑副總兵艾萬年劉成功柳國鎮游擊王錫命等合兵三千遇賊亂馬川敗績前鋒中軍劉宏烈被執壬辰萬年等遇李自成於寧州之襄樂大戰斬首數百伏兵驟起圍之數重萬年國鎮力戰不支皆陳沒成功錫命負重傷歸士卒死者千餘人曹文詔聞之瞋目大罵亟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爲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進丙午遇賊真寧之湫頭鎮曹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詔帥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蝟集賊不知爲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卒識之碁賊曰此曹總兵也於是賊圍益急文詔左右跳蕩手擊殺數十人轉鬪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游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承疇聞撫膺大哭帝亦痛

悼贈文詔太子太保左都督賜祭葬世蔭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文詔
忠勇冠時稱明季良將第一其死也賊皆相慶而官軍益衰 張全
昌賀人龍破賊清水張家川都司田應龍張應春戰死 楊一鵬棄
市吳振纓戍邊 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
少詹事文震孟春秋名家爲溫體仁所忌隱不舉錢士升指及之體
仁陽驚曰幾失此人遂以震孟名上及進講果稱帝旨帝將增置閣
臣廷推屢不如旨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劉宗周林鈺名上詔
所司敦趣而以翰林不習世務思用他官參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
一疏令擬旨震孟引疾不入秋七月甲戌帝特擢震孟與刑部侍郎
張至發俱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震孟兩疏固辭不許自
世宗朝許讚後外僚入閣自至發始體仁不能沮震孟故薦至發以
間之閣臣被命卽投刺司禮太監兼致義狀震孟獨否掌司禮者曹
化淳故屬王安從奄雅慕震孟令人輾轉道意卒不往 致仕大學

士成基命卒贈少保諡文穆 羣賊乘勝趨西安洪承疇急檄張應

昌左光先還救張全昌曹變蛟先赴渭華格其前躬禦之涇陽三原

間決死戰賊不得過南入商維承疇又命全昌及趙光遠以兵三千

截潼關大峪口張獻忠老獯獯等乃由他道轉突朱陽關徐來朝逃

一軍盡沒尤世威及游擊劉肇基羅岱與賊戰俱負重傷軍大潰賊

遂越盧氏奔永寧元默被逮未去檄左良玉自內鄉與陳邦治馬良

文等援盧氏並令全昌援之全昌不聽光遠擅歸關中於是羣賊皆

出關分十三營復走河南而高迎祥李自成獨留陝西 我

大清平察哈爾國旋師略朔州直抵忻代守將屢敗總督宣大侍郎

楊嗣昌遣將自代州往偵亦敗走嗣昌及大同巡撫葉廷桂鑄三級

吳牲鑄五級俱戴罪視事先是定襄縣地震者再牲曰此必有東師

也飭有司繕守具已而果入定襄以有備獨不被兵嗣昌鶴之子也

八月李自成陷永壽殺知縣薄匡宇尋陷咸陽殺知縣趙躋昌越

二日張應昌左光先兵至擊斬四百四十餘級獲軍師一人時關中州縣多殘破隴州知州胡爾純扶風知縣王國訓主簿夏建忠典史陳紹南教諭張宏綱訓導陳繻延長知縣萬代芳驛丞羅文魁教諭譚恩階州學正孫仲嗣華陰鄉官楊呈秀皆先後死事 壬辰詔曰往以廷臣不職故委寄內侍今兵制麤立軍饟稍清其盡撤諸鎮監視總理惟京營及關寧如故姜思睿請並撤之不聽 辛丑巡撫湖

廣都御史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仍兼巡撫張鳳翼言勦賊之役原議集兵七萬二千隨賊所向以殄滅爲期督臣洪承疇以三萬人分布豫楚數千里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來朝俱潰以二萬人散布三秦千里內勢分又孤軍無援故艾萬年曹文詔俱敗今旣益以祖寬李重鎮倪寵牟文綬兵萬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萬有奇兵力厚矣請以賊在關內者屬承疇在關外者屬象昇倘賊盡出關則承疇合勦於豫盡入關則象昇合勦於秦臣

更有慮者賊號三四十萬更迭出犯勢衆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蘇後爨動輒呼庚賊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三日而重繭難馳衆寡饑飽勞逸之勢相懸如此賊何日平乞嚴飭督理二臣選將統軍軍各一二萬人俾前茅後勁中權聯絡相貫然後可制賊而不爲賊制今賊大勢東行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東有漕渠彼無舟楫豈能飛越我兵從西北窮追猶易爲力此防河扼險目前要策所當申飭者也帝稱善命速行之鳳翼自請督師討賊優詔不允初賊之犯江北也給事中孫晉以鄉里爲憂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聞者笑之時賊蹂躪數千里渠帥衆無專主遇官軍人自爲鬪勝則爭進敗則竄山谷不相顧官軍遇賊追殺亦不知所逐何賊也賊或分或合東西奔突勢日強盛高迎祥略武功扶風以西李自成略富平同州以東洪承疇遣將追自成小捷至醴

泉初自成以賀人龍同里遣其將高傑貽書約人龍反人龍不報使者歸先見傑後見自成及圍隴州不拔自成心疑傑令歸守營自成妻邢氏趨武多智掌軍資傑每日支糧仗邢氏偉其貌與之通恐自成覺謀來歸至是傑竊邢氏以降承疇令人龍及游擊孫守法挾傑趨富平乘夜擊敗賊取立效爲信九月辛亥承疇督副將曹變蛟等追自成大戰渭南臨潼破之關山鎮逐北三十里自成大敗東走

壬戌張全昌追蝎子塊於沈邱瓦店戰敗被執賊挾之攻斬黃全昌因代賊求撫盧象昇不許責全昌喪師辱國曰賊果欲降可滅其黨示信賊不聽命全昌部卒潰歸關中久之全昌脫歸 何楷屢疏糾王應熊言應熊體仁奏辨明自引門生姻婭乞諭輔臣毋分別恩仇以國事爲戲應熊復奏辨楷言故事奏章非發抄外人無由聞非奉旨邸報不許抄傳臣疏六月初十日上十四日始奉明旨應熊乃先一日奏辨必有漏禁中語者且旨下必由六科發抄臣疏十四日下

而百戶趙光修先送錦衣堂上官則疏可不由科抄矣帝意動令應熊自陳應熊始懼具疏引罪帝下其家人及直日中書七人於獄獄具家人戍邊中書貶二秩應熊乃屢疏乞休壬申許致仕帝亦知應熊不協人望特己所拔擢不欲以人言去也 初駱馬湖運道潰淤

霍維華創輓河之議言於總河尙書劉榮嗣請自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二百餘里引黃河水通漕冀以敘功復職榮嗣然其計費金錢五十餘萬而其所鑿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濬尺許其下皆沙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隨水下率淤淺不可以舟及漕舟將至而駱馬湖之潰適平舟人皆不願由新河榮嗣自往督之入者輒告淤淺弁卒多怨巡漕御史倪于義劾榮嗣欺罔誤工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復重劾之逮問坐贓榮嗣父子皆瘐死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坐死維華意乃沮其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無不思榮嗣功者時河患日急帝又重法懲下

李若星以修濬不力罷官朱光祚以建議蘇嘴決口逮繫六年之中
河臣三易給事中王家彥嘗切言之光祚亦竟瘐死 冬十月庚辰
下詔罪己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示與將士同甘苦 丙戌戶部尙
書侯恂請嚴徵新舊逋賦從之 遼東總兵官祖寬督關外兵援勦
河南巡撫陳必謙監紀湯開遠令與左良玉合兵抵靈寶挫張獻忠
於澗口焦村焦村朱陽關地也 曹變蛟尤翟文孫守法追高迎祥
與戰鳳翔之官亭斬首七百餘級又與左光先敗迎祥乾州迎祥中
箭遁斬首三百五十餘級已而迎祥自華陰南原絕大嶺偕李自成
夜出朱陽關光先戰不利賴變蛟陷陳軍獲全 湯開遠言比年寇
賊縱橫凡有失事陛下於撫臣則懲創之於鎮臣則優遇之試觀近
日諸撫臣有不褫奪不囚繫者乎諸帥臣及偏裨有一禮貌不崇陞
廕不遂者乎卽觀望敗衄罪狀顯著者有不寬假優容者乎夫懲創
撫臣欲其惕而戒也優遇武臣欲其感而奮也然而封疆日破壞寇

賊日蔓延者分別之法少也撫臣中清操如沈棨幹練如練國事捍禦兩河身自爲將如元默拮据兵事沮賊長驅如吳牲或麗爰書或登白簡其他未可悉數而武臣桀驁恣睢無日不上條陳爭體統一且有警輒逡巡退縮卽嚴旨屢頒褒如充耳如王樸尤世勛王世恩輩其罪可勝誅哉秦撫甘學闊請正縱賊諸弁以法明旨顧切責之然則自今以後敗將當不問矣文臣未必無才能乃有寧甘斥黜必不肯任不敢任者以任亦罪不任亦罪不任之罪猶輕而任之罪更重也誠欲使諸臣踴躍任事在寬文法原情實分別去留毋以一眚棄賢才至韎韜之夫不使怯且欺者倖乎其間則賞罰以平文武用命矣帝以撫臣不任者無所指實責令再陳開遠復言朝廷賞罰無章於是諸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罪而肯任敢任者亦罪且其罪反重勸懲無當欲戡定大亂未之前聞從來無詘督臣以伸庸帥者至今而楊嗣昌不得關其說從來無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

坤不得保其秩王樸恇怯暴著聽敵飽去猶得與吳牲並論播之天下不大爲口實哉若撫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陝西之胡廷晏山西之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輕練國事元默承大壞極敝之後竭力撐持何以當日處分較前更重且近日爲辦寇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撫臣者二褫撫臣者亦二甚至巡方與撫臣並議而并逮兩按臣計典與失事牽合而并褫南樞臣若監司守令之獲重譴者不可勝紀試問前後諸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卽降而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甚至避寇縱寇養寇助寇者皆置弗問卽或處分不過降級戴罪而已然則諸將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直謂之無罪可乎是陛下於文武二途委任同責成不同明旨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矣不特此也按臣曾週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初非失事乃竟從逮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拮据兵食寢餌俱廢至疽發於背而遽行削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監司矣史洪

謨作令宜陽戰守素備賊渡澠池不敢薄城及知六安復有全城之績而褫奪驟加將來無肯任敢任之州縣矣賊薄永寧舊蜀撫張論與子給事鼎延傾資募士夙夜登陴及論物故鼎延請卹并其子官奪之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鄉官矣吏部惟雜職多弊臣鄉吳羽文竭力釐剔致刀筆賈豎闐然而起羽文略不爲撓乃以起廢一事長繫深求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部曹矣臣讀明旨謂諸事皆經確核以議處有銓部議罪有法司稽核糾舉有按臣也不知詔旨一下銓部卽議降議革有肯執奏曰此不當處者乎一下法司卽擬配擬戍有肯執奏曰此不當罪者乎至查核失事按臣不過據事上聞有原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貸於朝廷者乎是非諸臣不肯分別也知陛下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或反以其罪也所以行間失事無日不議處議罪而於蕩寇安民豪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豈非大公之賞罰哉帝得奏大怒命削開遠籍撫按解京訊治河南人聞之若失慈母左

良玉偕將士七十餘人合奏乞留巡按御史金光辰亦備列其功狀以告帝爲動容乃命釋還戴罪辦賊 文震孟旣入直溫體仁每擬旨必商之有所改必從震孟喜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奸也何吾騶曰此人機深詎可輕信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疏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愠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許譽卿以資深當擢京卿體仁以譽卿數論己憾之吏部尙書謝陞希體仁意出譽卿南京震孟愠語侵陞陞亦愠適山東布政使勞永嘉賄營登萊巡撫主給事中宋之普家陞等列之舉首爲張第元所發帝以詰陞言路因欲攻陞及都御史唐世濟譽卿以世濟恃體仁惡尤甚當先去之而張纘曾獨先劾陞疑出譽卿及震孟意之普又構之陞先是福建布政使申紹芳亦欲得登萊巡撫譽卿曾言之陞陞遂疏攻譽卿謂其營求北缺不欲南遷爲把持朝政地并及屬紹芳事體仁擬旨貶謫而故重其詞帝果命譽卿削籍紹芳逮問震孟力爭之吾

騶助爲言不得震孟拂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事賴公玉成之體仁遽以聞帝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十一月庚戌吾騶罷震孟落職閒住方震孟之入閣也卽有旨撤鎮守中官及王應熊之去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譖其居功者帝意遂移震孟方剛貞介有古大臣風而未竟其用旣去體仁憾未釋滋陽知縣成德震孟門人以彊直忤巡按御史禹好善好善體仁客也誣德貪虐逮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冤震孟在閣亦爲之稱枉德道中具疏極論體仁罪而震孟已去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張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恚疏聞於朝詔五城御史驅逐移德鎮撫獄掠治杖六十午門外戍邊坐贓六千有奇而給體仁校尉五十人護出入 庚申祀天於南郊 張獻忠久據靈寶以待高迎祥李自成迎祥自成至與獻忠合兵復東攻闕鄉左良玉祖寬赴救賊解而趨靈寶斷良玉寬軍不相應良玉不能支賊遂攻陝州知州史

記言以少室僧所訓士禦之斬賊數十級生禽二十餘人老獯獯憤
帥數萬人乘雪夜來襲城陷記言被殺指揮李君賜戰死訓導王誠
心里居教諭張敏行姚良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疆鎮撫陳三元並不
屈死賊進攻洛陽陳必謙督良玉寬援救賊乃去迎祥自成走偃師
鞏縣獻忠走嵩汝良玉出洛追迎祥自成寬分擊獻忠救汝州賊部
衆三十餘萬連營百里勢甚盛寬夜督副將祖克勇等趨葛家莊黎
明遇賊大破之賊奔嵩縣九皋山寬伏二軍於山溝誘之賊趨下伏
發斬馘九百有奇尋與劉肇基羅岱遇賊汝州圯料鎮復大敗之伏
屍二十餘里斬馘千六百有奇獻忠憤再合迎祥自成兵與寬戰龍
門白沙截官軍爲二寬自斷後士卒殊死鬪自晨迄夜分復大捷斬
馘一千有奇良玉亦令裨將破賊於宜陽黃澗口會盧象昇自湖廣
倍道馳入汝州督副將李重鎮雷時聲等擊迎祥於城西用強弩射
殺賊千餘人迎祥自成乃走十二月略魯山葉縣陷光州象昇督寬

及副將李輔明躡其後乙酉賊走攻確山寬等馳救大破之斬馘五百八十有奇自成等遂東走而老狷羅汝才諸賊各盤踞鄖陽商洛山中不能救張獻忠亦遁山中戊子良玉敗賊於闕鄉自曹文詔艾萬年陳亡尤世威敗馭諸將率畏賊不敢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饜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乃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陝西軍務解巡撫任進洪承疇兵部尚書並賜尚方劍便宜行事 城鳳陽 癸巳賊犯江北圍滁 州 乙巳老狷諸賊自河南犯陝西洪承疇敗之於臨潼 前禮

部尚書孫慎行至都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

九年春正月總理七省軍務侍郎盧象昇大會諸將於鳳陽上疏言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為後局兵至而後議饜兵集而後請饜是為危形況請饜未敷兵將從賊而為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饜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饜請調咸

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有一賊警卽求援求調不應則吳越也分應則何以支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以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言皆切中事宜於是高迎祥李自成攻圍廬州七晝夜不克南京兵部尙書范景文遣兵援之賊分道陷含山犯和州知州黎宏業與在籍御史馬如蛟募死士出擊賊兩戰皆捷賊將奔會風雪大作不辨人色守者皆潰宏業中刃死判官錢大用吏目景一高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並死之如蛟力戰死兄運判如蚪諸生如虹及家屬十四人亦皆死自成進圍滁州連營百餘里知州劉大鞏南京太僕寺卿李覺斯堅守不下象昇遣祖寬羅岱援救甲寅大戰於城東五里橋寬等奮擊大呼諸軍無不一當百自晨至晡斬賊首搖天動奪其駿馬賊連營俱潰逐北五十里至關山之朱龍橋橫屍枕藉水爲不流象昇親督楊世

恩馳至復大破之總督漕運侍郎朱大典會象昇追賊賊北趨鳳陽
急還兵遏之賊始退北攻壽州故御史方震孺倡士民堅守賊突穎
霍蕭礪靈璧虹窺曹單總兵官劉澤清拒之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
其犯亳者折入歸德永寧總兵官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
永福敗之朱仙鎮 盧象昇請加官戶田賦十之一糧十兩以上同
之侯恂請於未破寇之地士大夫家賦銀兩者加二錢民間五兩以
上者兩加一錢王家彥言民賦五兩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戶非富民
不可以朘削旣而概徵每兩一錢名曰助饟 劉宗周入朝帝問人
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
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
有饟而無饟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
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
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

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遠人自服于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溫體仁迂其言 丁卯前禮部侍郎林鈺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授宗周工部左侍郎 二月賊走密登封左良玉敗之於郟城鎮走石陽關與伊嵩之賊合前副將湯九州期良玉夾擊良玉中道遁歸九州以孤軍千二百人由嵩縣深入屢敗賊窮追四十餘里誤入深崖遇賊數萬據險攻圍九州勢不敵夜移營爲賊所乘遂戰沒良玉反以捷聞賊分趨裕州南陽陳必謙援南陽帥知縣何騰蛟破賊安皋山斬首四百餘級盧象昇援裕州合祖寬祖大樂羅岱兵大破賊七頂山殲李自成精騎殆盡已象昇移軍南陽 山西大饑人相食 乙酉寧夏饑兵變殺巡撫都御史王楫副使丁啓睿斬首惡六人撫定之 武舉陳啓新上書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弟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貢士授布政秀

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而舉貢不得至顯官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爲之其後途稍隘而舉人推官知縣猶與其列今惟以進士選彼受任時先以給事御史自待監司郡守承奉不暇剝下虐民恣其所爲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以黜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行取考選以除積橫之習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節制有司便宜行事捧疏跪正陽門三日辛卯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 劉宗周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尙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詔諛之風日長

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益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日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詞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鷺坐辜使朝寧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懦帥失律

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其疏覈閱起行數周旣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清直焉 三月振南陽饑蠲山西被災州縣新舊二饟 盧象昇之次南陽也令祖寬備鄧州祖大樂備汝寧而躬帥諸軍蹙賊遣使告湖廣巡撫王夢尹鄖陽撫治宋舜祖曰賊疲矣東西邀擊前阻漢江可一戰殲也夢尹舜祖竟不能禦賊遂自光化潛渡漢江入鄖襄分部再入陝西高迎祥趨興安漢中李自成由南山踰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北境左光先曹變蛟等破之澄城追至靖虜衛轉戰安定會寧抵靜寧固寧屢挫之自成走環縣賊自滁州歸德兩敗後盡趨永寧盧氏內鄉浙川大山中關中賊亦由閩鄉靈寶與之合張鳳翼請救河南鄖陽陝

西三巡撫各督將吏扼防毋使軼出四川湖廣兩巡撫移師近界聽
援勦而督理二臣以大軍入山蹙之且嚴遏米商通販賊可盡殄帝
深然之剋期五月蕩平老師費財督撫以下罪無赦及賊渡漢入鄖
餘衆三萬仍匿內鄉淅川山中象昇命寬大樂與總兵官秦翼明等
由南漳穀城入山搜討寬大樂部下皆邊軍性強愍異他卒不可繩
以法往時官軍多關中人與賊鄉里臨陳相勞苦拋生口棄輜重卽
縱之去謂之打活仗邊軍不通言語逢賊卽殺故多勝然所過焚廬
舍淫婦女恃功不戢又騎軍利野戰不利阻隘且見賊遠竄非旬朔
可定自以爲客將無持久心寬卒方過河譟而逸象昇激勸再三始
聽命至黨子口仍按甲不行總兵官李重鎮素恇怯冀卸責衆益思
歸夏四月副將王進忠軍譁羅岱劉肇基兵多逃追之則彎弓內嚮
象昇乃調四川及箠子土兵搜捕均州賊而力陳入山搜勦之難
帝操切溫體仁以刻薄佐之上下囂然錢士升因撰四箴以獻大指

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病帝雖優
旨報聞意殊不懌也無何武生李璉請括江南富戶報名輸官行首
實籍沒之法士升惡之擬旨下刑部提問帝不許體仁遂改輕擬士
升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乃言自陳啓新言事擢置省闈比來
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璉者也其曰搢紳豪右之家
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地
就江南計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
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況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
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禦
富家未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歸罪於富
家腴削議括其財而籍沒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清漢武不行於卜式
者而欲行於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
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爲難不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

不止或疑此輩乃流賊心腹倡橫議以搖人心豈直借端倖進已哉
疏入而璉已下法司提問帝報曰卽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
汲前疏謂四箴疏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卽許之戊子致仕士升
初入閣體仁頗援之體仁薦謝陞唐世濟士升皆爲助文震孟被擠
士升弗能救論者咎之先是士升弟雲南巡撫士晉爲經歷吳鯤化
所訐體仁卽擬嚴旨且屬同官林釭弗洩欲因士晉以逐士升命下
而士晉已卒事乃已至是士升以讜言去位御史詹爾選言輔臣引
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
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璉以非法導
主上輔臣執奏謂當嘉許不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
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亦必非忠人臣沽
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寡廉
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今天下疑陛下者不少矣將驕卒惰尙方不

靈則或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弗錄則或疑緩於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議不敵數萬路用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啓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歎歔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曰與陛下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逋竄駭心志而燻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忍言哉疏入帝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爲此言爾選對曰皇上大開言路輔臣乃以言去國恐後來大臣以言爲戒非皇上求言意帝曰建言乃諫官事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非言亦無由格大臣止言其大者決無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誰當言者帝曰朕如此焦

勞天下尙疑朕乎卽尙方劍何嘗不賜彼不能用何言不靈對曰誠如聖諭但臣見督理有參疏未蒙皇上大處分與未賜何異帝曰刑官擬罪不合朕不當駁乎對曰刑官不職但當易其人不當侵其事帝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何者爲苟且對曰加派帝曰加派因賊未平賊乎何難停汝尙有言乎對曰搜括抽扣亦是帝曰此供軍國之用非輸之內帑汝更何言對曰卽捐助亦是帝曰本令願捐者聽何嘗強人時帝聲色俱厲左右皆震懾而爾選詞氣不撓帝又詰發憤諸語及帖黃簡略斥爲欺罔命錦衣官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尙可爲卽不聽亦可留爲他日思帝愈怒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於直廬明日下都察院議罪議止停俸帝以語涉誇詡并罪視草御史張三謨令吏部同議部院請鐫五級以雜職用復不許爾選竟削籍歸先是吏部議舉孝廉言祖宗朝皆偶一行之未有定制今宜通行直省加意物色其懷才抱德經明行修

之士由司道以達巡按覆核疏聞驗試錄用詔從之時薦舉徧天下
皆授以殘破郡縣卒無大效 五月壬子詔赦脅從諸賊願歸者護
還鄉有司安置願隨軍自効者有功一體敘錄 官軍敗於羅家山
盡亡士馬器仗丙辰延綏總兵官俞冲霄擊李自成於安定敗績死
之自成勢復振進圍綏德欲東渡河山西兵遏之復西掠米脂呼知
縣邊大綬曰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遺之金令修文廟將襲榆林
河水驟長賊淹死甚衆賀人龍復擊敗之乃改道從韓城而西 時
楚豫賊及高迎祥等俱在秦楚蜀之交萬山中盧象昇自南陽趨襄
陽進兵賊多兵少會河南大饑饜乏邊兵益洶洶象昇議關中平曠
利騎兵請令祖寬李重鎮隸洪承疇討賊會承疇亦請之寬等遂移
軍入陝左良玉軍最強又率中州人故獨久留象昇以良玉驕亢難
用用孔道興代其偏將趙柱駐靈寶防雒西良玉與羅岱駐宜水防
雒東而襄陽均宜穀上津南漳環山皆賊 癸酉免畿內五年以前

逋賦 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溫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
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劉宗周以輸資免覲爲大辱國帝雖不
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
學有餘才諳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 六月乙亥林
釭卒諡文穆 甲申禮部尙書賀逢聖黃士俊以原官吏部侍郎孔
貞運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溫體仁欲重治復社值其
在告貞運從寬結之體仁怒語人曰句容亦聽人提索矣貞運句容
人也自是不敢有所建白 乙亥總兵官解進忠撫賊於浙川被殺

陳奇瑜戍邊 故大學士文震孟卒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喜峯口巡關御史王肇坤帥衆往禦不敵退保昌平甲辰
遣太監李國輔許進忠等分守紫荆倒馬諸關孫惟武劉元斌防馬
水河庚戌命朱純臣巡視邊關癸丑詔諸鎮星馳入援

大清兵由間道踰天壽山圍昌平肇坤與總兵官巢不昌督饜主事

王一桂趙悅攝知州事通判王禹佐守陵太監王希忠分門守有降丁二千爲內應己未城破肇坤被四矢兩刃而死一桂悅禹佐希忠及判官胡惟忠吏目郭永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守備咸貞吉皆死之一桂一門死者二十七人 盧象昇渡浙河而南追賊至鄭西

陝西賊有名字者以十數高迎祥最強拓養坤黨最衆養坤所謂蝎子塊者是也壬戌巡撫都御史孫傳庭帥賀人龍親擊迎祥於磧屋之黑水峪禽之及其僞領哨黃龍總管劉哲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推李自成爲闖王 國子監祭酒倪元璐負時望帝意嚮之深爲溫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益恐會劉孔昭謀掌戎政體仁餌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陳尙存而妾王冒繼配復封敗禮亂法并言庶子許士柔族子重熙私撰五朝注略將以連士柔士柔亦體仁所惡也詔下吏部核奏禮部尙書姜逢元兵部侍郎王業浩工部侍郎劉宗周與元璐同里御史倪元珙元珙元璐從兄也

皆言陳氏以過被出繼妻王非妾體仁意沮會部議行撫按勘奏體仁卽擬旨云登科錄二氏並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元璐遂落職閒住士柔卽以注略進乃得解孔昭京營不可得體仁以南京操江償之京師戒嚴癸亥諭廷臣助饟王家彥以陵寢震驚劾張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自請督師甲子賜鳳翼尙方劍盡督諸鎮勤王兵命中官盧維寧監督通津臨德軍務以天壽山後地乃宣大總督梁廷棟所轄命戴罪入援又高起潛爲總監給金三萬賞功牌千以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副之帝以諸臣類萎腰不任故仍分遣中官出監而意頗諱言之御史金光辰疏請罷遣帝怒八月召對平臺風雨驟至侍臣立雨中至以袖障霤久之帝召光辰責之光辰對曰皇上以文武諸臣無實心任事委任內臣臣愚以任內臣諸臣益弛卸不任帝大怒聲色俱厲將重譴光辰迅雷直震御座風雨聲大作光辰因言臣往在河南見皇上撤內臣而喜語未終帝沈吟卽云汝言毋

復爾意亦稍解兵部右侍郎張元佐出守昌平同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卽日往帝顧閣臣曰內臣卽日往侍臣三日未出朕之用內臣過耶翼日鐫光辰三級調外癸酉括勳戚文武諸臣馬盧象昇奉詔入衛再賜尙方劍乙未次真定丙申唐王聿鍵起兵勤王勒還國劉澤清王樸祖寬虎大威皆統兵入援令澤清駐新城爲南北控扼賚樸蟒衣綵幣時勇衛營參將孫應元游擊周遇吉黃得功戰畿輔數有功張鳳翼梁廷棟盧維寧三人相掎角退怯不敢戰高起潛惟割死人首冒功於是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諸縣及安州定州相繼失守順義知縣上官蓋游擊治國器都指揮蘇時雨訓導陳所蘊寶坻知縣趙國鼎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趙士秀定興教諭熊嘉志里居太常寺少卿鹿善繼知州薛一鶚安肅知縣鄭延任教諭耿三麟皆死之言官交章劾鳳翼廷棟疏五六上二人憂甚知必懼重譴日服大黃藥求死八月十九日

大清兵出塞都城解嚴九月朔鳳翼卒踰旬日廷棟亦卒時中樞皆不久獲罪鳳翼善溫體仁獨居位五年法司議罪奪其官坐廷棟大辟以既死不究廢聿鍵爲庶人幽之鳳陽以其弟聿鏞嗣封唐王

辛酉改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以兵部侍郎王家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北軍務代象昇討賊會陳必謙罷命家禎兼河南巡撫 李自成出汧隴洪承疇敗之於隴州賊走慶陽鳳翔渡渭河 劉宗周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

疾冬十月上疏言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墮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

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
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
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
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
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
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
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厲精而臣下
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尙綜核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
正似忠似信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
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
官下而陛下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臨津通德有遣又重其
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巡按何地是以
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

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鄮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於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乙亥削宗周籍

河南賊馬進忠闖塌天蝎子塊等十七部入渭南孫傳庭追之出關會總理侍郎王家禎合勦於南陽先後斬首千餘級 自盧象昇去撫治鄖陽苗胙土不習兵賊遂大逞張獻忠自均州老獬獬自新

野蠲子塊自唐縣甲申並犯襄陽衆二十餘萬秦翼明兵寡不能禦
湖廣震動王家禎遣兵救襄陽大戰牌樓閣 丙申命開銀鐵銅鉛
諸礦 十一月丁未蠲山東五年以前逋賦 唐世濟薦霍維華邊
才福建巡按御史應喜臣亦薦周維京冀翻逆案李夢辰疏駁之世
濟喜臣並下獄謫戍維華憂憤死維華之薦温體仁主之體仁自是
不訟言用逆黨而愈側目諸不附己者 秦翼明屯兵廟灘以扼漢
江之淺羅汝才闖塌天自深水以渡大擾蘄黃間應城知縣張紹登
訓導張國勛在籍知府饒可久援勦副將鄧祖禹廣濟典史魏時光
皆力戰死帝以鄭襄屬邑盡殘破罷苗土祚翼明尋亦被劾解官

十二月

大清兵征朝鮮

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丙午老狃糾張獻忠羅汝才諸
賊自襄陽東下與江北賊革裏眼等合烽火達維揚南京大震范景

文偕操江都御史王道直總兵官楊御蕃分汛固守監軍副使史可法親帥兵馳至太湖扼其衝賊分犯江浦六合獻忠從間道犯安慶石牌連營百里張國維告警詔總兵官劉良佐左良玉馬爌合兵救之國維遣部將張載賡等援安慶而以新募兵二千令副將程龍守備陳于王蔣若來分戍江浦六合已而賊不至移犯桐城副將潘可大擊走之復爲廬鳳軍所阨回桐城掠四境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勦捕闖塌天率衆會老狷狷等於江北官軍數道邀擊賊不敢東還走黃陂入木蘭山 李自成犯涇陽三原拓養坤過天星俱來會孫傳庭督曹變蛟等連戰七日皆克養坤及其黨張文耀降自成與過天星奔秦州養坤尋叛去傳庭諭其下追斬之 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朝鮮責其渝盟助明之罪列城悉潰朝鮮告急命登萊總兵官陳洪範調各鎮舟師赴援旅順總兵官沈世魁萊州副總兵金日觀俱移師皮島爲聲援 張溥之倡復社也里人陸文聲

者輸資爲監生求入社不許張采又嘗以事扶之文聲乃詣闕言風俗之弊皆由於士子溥采爲主盟倡復社亂天下温體仁庇文聲事下所司遷延久之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連言復社無可罪元珙等皆貶斥嚴旨窮究不已蘇州推官周之夔坐事罷去疑溥爲之恨甚聞文聲訐溥遂伏闕言溥等把持計典已罷職實其所爲因及復社恣橫狀章下巡撫張國維等言之夔去官無預溥事亦被旨譙讓 二月甲戌遣使督直省逋賦 左良玉抵六安與賊遇羅岱孔道興連戰大破之丁酉賊犯潛山史可法與良玉敗之楓香驛賊走霍入潛山之天堂古寨巡檢吳暢春殺賊被執死賊竄潛山太湖山中會劉良佐馬爌屢敗賊於桐城廬州六安賊在滁和者亦西遁江北警少息 楊世恩與秦翼明破闖塌天於細石嶺獲其魁新來虎賊奄至隨州知州王燾擊斬二百餘人賊攻益力守者多散燾自經死賊數萬攻麻城望見故巡撫梅之煥部署

輒引去

大清兵破江華禽朝鮮世子李倬出降遂與明絕 三月辛亥振陝

西災 楊嗣昌爲兵部尙書帝與語大信愛之張鳳翼故柔靡兵事

無所區畫嗣昌銳意振刷帝益以爲能每對必移時所奏請無不聽
曰恨用卿晚嗣昌議大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爲四正四
巡撫分勦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爲六隅六巡撫
分防而協勦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

張國維以程龍蔣若來陳于王兵赴安慶二檄左良玉入山搜勦良
玉不應放兵掠婦女屯舒城月餘河南監軍太監力促之始北去賊
乃復出太湖連斬黃諸賊潘可大將安慶兵九百龍等將吳中兵三
千六百禦之宿松鄆家店賊先犯可大營龍等至夾擊之賊多死夜
復至中伏亦敗去史可法欲退扼要害諸將不從掘塹守癸亥羅汝
才等七營數萬衆齊至圍數重諸將突擊頗有殺傷可法偕副將許

自強馳救扼於賊鳴大礮遙爲聲援諸將亦呼譟突圍會天雨甲重
不得出甲子日中賊四面入將士短兵接戰可大戰死龍引火自焚
死于王執大刀左右殺賊傷重力竭北面叩頭自刎死若來服圍人
衣以免武舉詹兆鵬陸王猷莫是驊唐世龍及千戶王定遠百戶王
宏猷等四十餘人皆力戰死士卒脫者僅千餘人賊分其黨搖天動
別爲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練潭石井陶冲 我
大清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攻鐵山夏四月分兵襲皮島水陸
夾攻副將白登庸先遁沈世魁戰敗帥舟師走石城島陳洪範亦走
避石城登庸帥所部降金日觀偕諸將楚繼功等相持七晝夜力不
支戊寅俱陳沒皮島城隨破洪範來援不戰而走世魁亦陳亡士卒
死傷者萬餘人世魁從子副將志科集潰卒至長城島欲得世魁印
敕監軍副使黃孫茂不予志科怒殺之並殺理饜通判邵啓諸島雖
有殘卒不能成軍朝廷亦不置大帥以登萊總兵遙領之 小紅狼

圍漢中瑞王常浩告急洪承疇帥賀人龍兵由兩當趨救 賊攻浙
川左良玉擁兵不救城陷山西總兵官王忠援河南稱疾不進兵譟
而歸兵部尙書楊嗣昌請逮戮失事諸帥以肅軍令遂逮忠及張全
昌良玉以六安功落職戴罪尋復之 癸巳旱清刑獄 高起潛行
部視師令監司以下悉行軍禮永平道劉燦耀關內道楊於國疏爭
皆被黜 閏月壬寅敕羣臣潔己愛民以回天意 給事中李汝燦
陳回天四要論財用政事之弊又言八九年來干和召災始於端揆
積於四海水旱盜賊頻見疊出勢將未已何怪其然帝怒削汝燦籍
中允黃道周言陛下寬仁宏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
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
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鍤覈則下樂
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訐柰何與市井細民申勃
谿之談修眦睚之隙乎時溫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道

周及之 牟文綬劉良佐援桐城擊敗賊挂車河江北賊皆遁分犯
河南張獻忠入湖廣 楊嗣昌以帝急平賊冀得一人自助詹事姚
明恭熊文燦姻也又與嗣昌善因薦文燦於嗣昌且曰此有內援也
王家禎故庸材不足任其家丁嘗鼓譟燒開封城門言者謂家禎本
奉命討安慶賊未嘗一出中州帝亦以家丁之變心輕之嗣昌乃以
文燦薦先是文燦官閩廣久積貲無算以珍寶結中外權要謀久鎮
嶺南帝嘗疑劉香未死且不識文燦爲人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
覘之既至文燦贈遺甚盛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
罵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哉中使起立曰吾非往
廣西采辦也銜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此賊文燦出
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
吝卽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曰諾中使還言於帝及是遂拜文燦
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

駐鄭陽討賊而令家禎專撫河南嗣昌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饟二百八十萬其措饟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爲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資爲監生一歲而止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饟戶部尙書程國祥不敢違嗣昌遂以議上帝乃傳諭流寇延蔓生民塗炭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饟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使知爲民去害之意尋遣戶部侍郎傅淑訓督之孫傳庭移書嗣昌爭之曰無益且非獨此也部卒屢經潰決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賊不必盡而害中於國家嗣昌大忤賊陷南江通江侯良柱盡召諸地兵九千有奇分守各隘而扼險止餘二千人賊知其勢弱五月戊寅李自成寇川北巡撫都御史王維章告急於朝會

賊轉掠他所良柱撤還守隘兵專守廣元維章以爲非計上章言之
詔左良玉援安慶王家禎不遣 傅朝佑疏論温體仁六大罪略

言體仁快恩仇張威福得罪於天地祖宗致災異疊見歲比不登強
敵內偏大盜四起又言體仁殘害忠良中外解體其子見屏於復社
諸生募人糾彈株連不已乞速去體仁毋以天變人言爲不足畏帝
怒除朝佑各下吏按治御史衛景瑗疏救朝佑及李如燦帝不懌謫
景瑗行人司正 温體仁輔政八年未嘗建一策其所引者皆庸材
藉形己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饒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
上不知其駑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
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詆其窺帝意旨者體仁
言臣票擬多未中窺要每經御筆批改頌服將順不暇詎能窺上旨
帝以爲樸忠愈親信之恩禮優渥無與比而體仁專務刻核迎合帝
意帝憂兵饒急體仁惟倡衆捐俸助馬修城而已所上密揭帝率報

可體仁自念排擠者衆恐怨歸己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凡閣揭皆不發并不存錄閣中冀以滅跡以故所中傷人廷臣不能盡知當國既久劾者章不勝計劉宗周劾其十二罪六奸皆有指實唐王聿鍵撫寧侯朱國弼布衣何儒顯楊光先等亦皆論之光先至輿櫬待命帝皆不省愈以爲孤立每斥責言者以慰之至有杖死者先是常熟奸民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體仁主之擬旨下法司逮治坐巡按路振飛失糾令陳狀振飛及張國維交章白謙益等無罪不聽體仁以振飛語刺己激帝怒謫之外謙益等危甚求解於曹化淳漢儒偵知之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會國弼再劾體仁帝命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乃陽引疾意帝必慰留六月戊申旨下令致仕體仁方食失匕箸體仁既去張至發爲首輔萬曆中申時行王錫爵先後柄政大旨相紹述謂之傳衣

鉢至發亦效法體仁而才智機變遜之 熊文燦既拜命請左良玉
所將六千人爲己軍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
護弓刀甲冑甚整楊嗣昌檄良玉軍隸之 是夏兩畿山西大旱
秋七月山東河南蝗民大饑 割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別設巡
撫以史可法爲之而以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
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隸焉從張國維請也安慶不隸江南
巡撫自此始 賊東陷和州含山定遠襲六合犯天長分掠瓜州儀
真破盱眙知縣蔣佳徵都司王寅守備陳正亨力戰死左良玉堅不
肯救令中州士大夫合疏留己帝知出良玉意不能奪也 八月己
酉吏部侍郎劉宇亮禮部侍郎傅冠俱禮部尙書僉都御史薛國觀
爲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宇亮性不嗜書居翰林常與
家僮角逐爲樂座主錢士升爲之援又力排同鄉王應熊張己聲譽
國觀爲人陰鷲谿刻不學少文體仁因其素仇東林密薦於帝故兩

人皆獲大用 庚申閱城 黃道周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
己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早
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
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尙
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谿舉人張燮至園土壘係
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
益鄭鄭初溫體仁劾鄭假乩仙判詞偏父振先杖母言得之鄭從母
舅吳宗達帝震怒下鄭錦衣衛獄掌衛事都指揮吳孟明言鄭罪不
至死帝怒革孟明任及得道周疏駭甚責以顛倒是非道周回奏語
復營護鄭帝益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
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鄭語爲口實其後帝不俟左證
鄭竟磔死 闖塌天犯開封叅將李春桂戰沒詔發諸將兵救援王
家禎落職閒住時孫應元黃得功周遇吉請行帝壯之發卒萬人監

以中官劉元斌盧九德戒毋擾民諸將奉命軍行肅然 九月丙子
左良玉敗賊於虹縣 辛卯洪承疇敗賊於漢中 曹變蛟爲臨洮
總兵官時孫傳庭戰於東洪承疇戰於西東賊幾盡賊在西者復由
階成出西和禮縣左光先孫顯祖皆無功獨變蛟降小紅狼餘賊竄
走徽州兩當成鳳間不敢大逞 賊瞞蜀中虛以數十萬衆入寇癸
巳陷寧羌州李自成過天星混天星等分兵三道冬十月丙申自成
自七盤關入侯良柱急拒戰於綿州衆寡不敵陳亡壬寅賊陷昭化
知縣王時化死之陷劍州知州徐尙卿吏目李英俊並死之賊破梓
潼又分兵趨潼川江油緜州連陷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鹽亭黎
雅青神吏民皆先遁尋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陷金堂典史潘夢
科死之庚戌賊薄成都王維章方守保寧反在外成都城中惟屯田
軍及蜀府護衛軍人情恇懼副使邵捷春啓門納鄉民避賊者中尉
奉鐙勾賊抵城下捷春與巡按御史陳廷謨禽繫奉鐙而募市人起

廢將固守七日賊不克乃去是月也連失州縣三十六事聞帝大怒猶未知良柱死命與維章並逮下獄尋戍維章追奪良柱官總理尙書熊文燦至安慶帝所遣勇衛營軍及左良玉軍亦至良玉輕文燦不爲用會其下與粵軍不和大詬文燦不得已遣還粵兵楊嗣昌言於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之嗣昌旣建四正六隅之策欲專委重文燦增兵饜大半期滅賊賊頗懼文燦顧主撫議初至安慶卽遣人招張獻忠劉國能國能賊號闖塌天者也與獻忠皆聽命文燦益刊招降檄布通衢又請盡遷民與粟閉城中賊無所掠當自退帝怒其與前策牴牾譙讓文燦嗣昌亦心非之而曲爲之解因其請畀以畿輔山西兵各三千其後朝士尤洪承疇縱賊入川嗣昌因言於帝曰文燦在事三月承疇七年不効論者繩文燦急而承疇縱寇莫爲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之變色曰督理二臣俱責成及時平賊奈何以久近藉之口嗣昌乃不敢言 南京戶部尙書錢春疏

請皇太子出閣從之命姜逢元姚明恭及少詹事王鐸屈可伸侍班禮部侍郎方逢年諭德項煜修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曾至講讀編修胡守恆檢討楊士聰校書大學士張至發擯諭德黃道周不與煜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鄭鄭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馮元飈言道周至清無徒忠足以動人主惟不能得執政歡至發恚疏詆道周元飈而極頌溫體仁孤執不欺偉業復劾至發帝皆置不問道周移疾乞休不許監軍安廬僉事湯開遠言陛下言教不如身教請謹幽獨卹民窮優大臣容直諫寬拙吏薄貨財疏滯獄俾太子得習見習聞爲他日出治臨民之本帝納之先是高攀龍贈官許士柔草詔詞送內閣未給攀龍家故事贈官誥屬誥敕中書職掌崇禎初褻卹諸忠臣翰林能文者或爲之而中書以爲侵官其後禁誥文駢儷語至是攀龍家請給士柔已出爲南京祭酒去撰文時數年矣主者仍以士柔前撰文進中書

舍人黃應恩告張至發誥語違禁至發故謀逐士柔遂劾之降士柔
二級調用司業周鳳翔爲疏辨不報 十一月庚辰以星變修省求
直言 楊嗣昌言網張十面必以河南陝西爲殺賊之地然陝有李
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勦絕法當驅關東賊不使合而使陝撫斷
商維鄖撫斷鄭襄安撫斷英六鳳撫斷毫潁而應撫之軍出靈陝保
撫之軍渡延津然後總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豫撫提陳永福諸軍
并力合勦若關中大賊逸出關東則秦督提曹變蛟等出關協擊期
三月盡諸劇寇巡撫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簡一監司代之總兵不用
命立奪其帥印簡一副將代之監司副將以下悉以尙方劍從事則
人人効力何賊不平乃剋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爲滅賊之期帝
從之嗣昌旣議陝撫當一正面募土著萬人給饗銀二十三萬孫傳
庭知其不可用也核帑藏捐贖緩得銀四萬八千市馬募兵自辦滅
賊具不用部議會諸撫報募兵及額傳庭疏獨不至嗣昌言軍法不

行於秦自請白衣領職以激帝怒傳庭言使臣如他撫籍郡縣民兵上之遂謂及額則臣先所報屯兵已及額矣况更有募練馬步軍數且逾萬何嘗不遵部議至百日之期商維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賊入商維而臣不能禦則治臣罪若臣扼商維而踰期不能滅賊誤勦事者必非臣嗣昌無以難銜之彌甚傳庭兩奉詔進秩嗣昌抑弗奏十二月癸卯黃士俊致仕帝以朝臣詞苑起家儒緩不習吏治命改舊制擇知縣推官治行卓絕者入翰林於是行取者爭奔競給事中陳啓新論之帝怒命吏部上訪冊罪廷臣徇濫者姜逢元王業浩及給事中傅元初御史禹好善等六人閒住給事中孫晉御史李右讜等三人降調給事中劉含輝御史劉興秀等十一人貶二秩視事吏部尚書田維嘉等乃先推部曹二十二入貴陽宣慰使安位死無子族屬爭立朝議又欲郡縣其地朱燮元力爭遂傳檄土目諭以威德諸苗爭納土獻印燮元乃裂疆域衆建諸蠻上言水西有

宣慰之士有各目之士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
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嚮等之編氓大方西溪谷里北那要害之
地築城戍兵足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
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小州耳爲長官司者十有七數百年來未有
反者非他苗好叛逆而定番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
世之策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虐政苛斂
一切蠲除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因言其便有九帝咸報可貴陽遂
定無何所撫土目有叛者諸將方國安等軍敗變元坐貶一秩已竟
破滅之 孫應元等大破賊鄭州再破之密縣先後斬首千七百
洪承疇帥曹變蛟賀人龍等援四川由沔縣歷寧羌過七盤朝天二
關山高道狹士馬饑疲癸亥抵廣元李自成已先由潘松還陝西
劉國能與張獻忠有隙慮爲所并又與左良玉戰敗

明紀卷第五十四

...

...

...

...

...

...

...

...

...

...

...

...